絸山集 九

韓國木活字本
(仿聚珍板活字)
經山集 鄭元容著
跋 用活字擺印 乙未(1835)

經山集卷十七目錄

經山集卷十七

東萊鄭元容善之

誌銘

綏陵遷奉誌文

嗚呼尙忍言哉國家自庚寅以來有甲午有巳酉而宗社靡所托人神靡所依無大無小皋皇皇然捫胷相吊曰𥙷如宗社何其如人神何我 大王大妃殿下召兩府諸太臣簾前且泣且諭策令 上爲嗣丕景命奠丕基於乾坤震盪之際方域之安又磐石如而宗廟之饗子孫之保更卜億萬無疆之休邦運否

泰固氣數之所不免而有聖人得以挽而回之轉危
底安者亦理也歟初葬 王以世子禮墓曰延慶楊
州天藏山坐酉原 懿陵左岡也及 王之子 憲
宗踐位追尊爲 綏陵十有二年丙午春諭諸臣曰
先寢未叶風水予憂之久矣遂筮兆于楊州龍馬峰
下癸坐原以閏五月二十日甲辰行緬奉禮庀厥儀
式躬必誠信庶乎無有餘憾至是 上御筵謂相臣
曰 仁陵之封二十一載矣形家之論有甲乙卿等
其廷議之予惟 慈聖意是承 綏陵值潦漲每汎
濫室前又可議也議無貳 上又敎曰茲事至慎重

詳審而精擇然後議乃定卿等與禮官及敦匠之臣再三相視勿之有悔乃得 健元陵之左壬坐之岡爲尤吉 上親審以禮遷奉實 上之六年乙卯八月二十六日丙辰也國人皆愴焉太息曰 先王在天之靈殆有以相之也其亦非 先王未卒之志歟幽宮之誌禮當改撰 上以命臣元容臣舊賓僚也屢陪离筵薰德最久不敢以謏寡辭臣夙奉 先王命編纂 王代理時謨訓爲寶鑑懿行大德宏猷寃烈畧有一二窺測者謹次舊誌遺狀而書之曰 王姓李氏諱 字 我 純宗淵德顯道景仁純禧

體聖凝命欽光錫慶繼天配極隆元敦休文安武靖
憲敬成孝王之長子我　正宗文成武烈聖仁莊孝
王之孫　母妃金氏卽我　明敬文仁光聖隆禧正
烈宣徽英德大王大妃殿下領敦寧府事永安府院
君祖淳女也　妃趙氏卽我　孝裕獻聖宣敬正仁
王大妃殿下領敦寧府事豐恩府院君萬永女也有
一男卽我　憲宗體健繼極中正光大經文緯武明
仁哲孝王也　純宗九年己巳秋八月九日丁酉
王誕降于昌德宮之大造殿先是　母妃有夢龍之
瑞將娩彩虹起禁苑流于　太廟之井殿甍繞五雲

氣彌日不散 王犀角龍瞳天表特異宮中咸曰克類我 莊孝王卽日定號元子壬申夏大臣請早建儲貳秋七月丙子冊爲 王世子行禮于熙政堂寶齡甫四歲矣時關西土賊平捷書至 王方哺乳笑曰快好姆曰笑何答曰盜已擒豈不快好稱長左右或擧 列朝盛德事曰 邸下亦能之否乎輒曰能丁丑春從 上謁 太廟三月齒于學旣謁聖請業於博士曰何修而爲聖人英音弘毖儀度儼然圜橋門觀聽者萬計相顧曰今日親見眞聖人已卯春三月壬子冠于慶熙宮之景賢堂冬十月壬寅行嘉禮

癸未 上命大小殿座及臣僚晉接 世子侍坐冬
命攝行 太廟享自是廟社宮享皆攝行丁亥春二
月乙卯 上行賓對召時原任大臣敎曰予自辛未
以來多在靜攝中雖或粗安有時常致機務多滯國
人所憂卽予所自憂也 世子聰明頴睿年漸長成
邇來侍座攝享意有在耳遠稽有唐近法 列聖代
聽之擧予心已定一藉分勞以便調養一使明習以
達治道宗社生民之福也咸造在廷爰告大計遂命
王世子代聽一如 英宗乙未 莊孝王故事於是
諸大臣入見 上曰 殿下今無憂矣 王疏辭至

三　上答曰予勞爾代卽亦天道之經予豈非經之是蹈乎敬之哉四勿修身之本九經治國之要克勤克儉不作無益視遠聽聰用孚于人心越十日甲子王臨重熙堂受聽政賀自是嚴恭寅畏罔敢自暇自逸凡禮樂刑訟典章文物黜陟賞罰軍國之庶務庶政入則稟裁于　父王出則詢度於臣隣一施爲一敎令罔不一出於正國人大悅胥告曰吾聖君之聖子也秋七月十八日辛酉　元孫誕生　王推本慶原思有以揄揚聖德九月辛亥上尊號于　父王曰淵德顯道景仁純禧　母妃曰明敬親上冊寶戊子

母妃春秋滿四旬春二月壬午進爵于慈慶殿明年
己丑 父王寶齡亦躋四旬春二月癸丑率百官進
饌于明政殿行九爵禮越三日又進小爵于慈慶殿
仍行內宴慈孝融洽祥和之氣溢宮闈而彌寰區誠
千古嘉會也 純宗有御容摹本奉安于書香閣庚
寅春 王請改摹大小二本旣成睿筆書標題于上
並舊本移奉于 奎章閣之宙合樓夏四月 王不
豫五月壬戌昇遐于熙政堂之西夾室春秋二十有
二慟矣寃哉天胡忍斯 兩聖之厚德而有斯歟何
生民無祿之至斯也百官士庶輿儓婦孺以至窮峡

遐溢哭聲殷地不數日達于八方禮官引　英廟纂
定喪禮補編條奏　上當服斬衰三年議大臣儒賢
而行之既斂遷于歡慶殿成殯四日而成服越三日
戊辰賜謚孝明　廟曰文祜　憲宗元年乙未夏五
月丁丑追崇爲　王上謚敦文顯武仁懿進　廟號
爲　翼宗丁酉春正月祔　太廟戊申追上尊號曰
體元贊化錫極定命今　上癸丑追上尊號曰聖憲
英哲睿誠淵敬　王誠孝根於天性　父王雖甚愛
常敬畏順志雖嬉戲嗜好之事　母妃止之則已幸
巳　孝懿王后禮陟　兩聖在哀疚中　王左右寬

慰必躬進粥飲壬午 綏嬪喪亦如之靑陽府夫人卒 母妃處別殿哀毁甚 王設帷殿門外每奉湯劑徒跣流涕而進之及公除將歸寢室 母妃意悵然 王自是朝而省夕而退昏而定漏盡而退者數月大君生 王曰撫視曰吾弟何時長如我及夭愴惜不已視諸妹情篤妹氏出閤輒戀戀吟咏抒懷詹藻相續於道有云兄弟本同氣其愛不可忘採誦唐棣鶺鴒之詩以寄意永溫主朴淑儀出也生而多病常憐之其卒也 王垂涕曰其慈母情尤可悲此王之孝子有深愛因心則友也謹於祀典自攝行後

凡 廟社宮時享齊明蠲潔恪謹盡禮致齊雝雝如
也將事肅肅如也尊彝鉶豆陳設之儀登降拜跪唱
贊之節靡所不嫺靡所不審祼薦旣畢猶穆然在位
以竢徹也至享大報壇益著誠敬奉藏皇朝實錄四
百餘卷于奉室諸品式有加禮焉嘗病享樂之腔調
繁促飭樂官釐之盖有意於朱絃疏越之遺音也此
王之奉先思孝祀事孔明也飭籌司行月六之會命
道伯薦才俊之士司金穀者典守是謹掌詞訟者聽
斷必公戒巡綽之禁修坐衙之規大比選士試之任
而杜關節端士趨日次進輪對之員而舉廢典申官

箴周廬衛士之技藝演肄三館庠校之講製課試亦皆躬臨而閱視此　王之率由舊章毋曠庶官也嘗手書下春桂坊曰予年今十九春秋矣只知燕閒之爲樂不識典學之重荏苒之頃已過許多日月不覺悚然而懼赧然而愧今當頓變前習將務新功惟我兩坊宮僚直爲請對于重華門內以爲勸講之地而朝則辰正晝則以午夕則以申終成長進之效則是豈小幸自是靜居屛芬華日親經傳常有四課曰課讀曰課務曰課著曰課書序之曰課讀之先於課務者讀書所以窮理窮理而後修身修身而後齊家治

國故有次第也課講小學曰日用事爲不出於此
英廟平生用功之書也課讀綱目曰朱子所撰亞於
春秋之大義學者當深玩味讀也　純宗嘗以愼獨
二字刻石以賜之　王拜受曰惟我　聖上三十年
御極無一日不愼其獨兢兢業業仁德藹然此所謂
天道不言而品物以亨也今聖意在於勸誨小子當
終身佩服矣自後處幽獨淸燕之時益致意於恐懼
戒愼之工常曰心經近思錄非求於外在吾方寸之
中此所謂古鏡重磨也又曰自得之工無如學每講
讀討論至夜分不疲暇則以詩文游泳辭旨典麗渾

然有風雅典謨之體有敬軒集七編附刊于 列聖
御製之下此 王之念終始典于學學有緝熙于光
明也扁堂額曰務本自警曰本自民也何以養民而
安曰自奉以薄歸厚於民又嘗於歲首親製勸農之
音備述田畝稼穡閭閻疾苦之狀藹然惻怛形於言
辭使工繪耕織于屏以備昕夕觀覽諸路狀達值有
旱澇疾疫之灾如傷若恫輒下責躬之旨蠲徭減賦
不少慳每飯有墮粒必自掇呑曰天賜不可慢也以
民生休戚係于司牧凡方伯守長必飭選部愼簡辭
陛者必面諭而遣之遞還者又召見而詢之嶺南兩

湖饑大發帑贍其賑資關北又大水下內帑之錢劃
賜本道貢膳御藥之需又船關東嶺南穀哺之遺近
臣慰諭特揀卿宰侍從五六人分差被災邑牧守俾
盡撫恤之策南北之民無一捐瘠者皆睿澤所及也
中外獄案之久滯未斷者乃大行審理並親閱而特
判多𥡴情疏放士民之輦路上言者必先覽而付該
司或直批而下之遠近民莫不感頌此　王之能保
惠于庶民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也　王勵精圖治文
理密察朝而訪問夕而施令嘗曰萬機之務誠勤以
後爲也大禹之惜寸陰文王之不遑暇食卽誠也勤

也今以誠勤二字爲自警又謂筵臣曰世俗專尙浮
文急務當回淳朴衣服飲食居處器玩宜一切除去
華麗居室翛然淸靜非上服不近緞綺衣襯用紬綿
見 元孫斑衣有緞品曰穉兒何用此爲况予所不
服乎令亟改之此 王之祗勤于德克儉于家也待
羣臣和而莊怡然溫粹使之開懷盡言宮官及邇臣
見之如家人字而不名優禮耆耉樂聞規勉廷僚未
嘗有非罪而被斥者進饌時大司憲朴綺壽上書論
女伶入禁中事始令竄外未幾特諭擢拜刑曹判書
仍褒其直有愼宜學者出位陳書內欲傾陷搢紳而

外藉、正宗庚申五晦筵教以眩惑人心遂仰禀而殛之此　王之從諫弗咈塱讒說殄行也　王有一思一爲輒自省而課作功過記嘗臨堂饋酒思欲八域蒼生咸飽咸醉記之曰此一功也春坊官請賜講對許之而未卽召接記之曰此一過也隨錄多類此雖聖門操存省察之工何以加焉　王嘗從容告母妃曰往事多可悔平日信人如已近覺其不然世人皆爲已私非眞爲我又對侍宦指所㭊屋曰曩使予如今日必不建此也永安國舅之承聆於　慈聖而載舊誌者如此此　王之克已復禮檢身若不及

也代聽四載之間言爲則而行爲法萬善俱備百度
惟貞苟非聰明睿智齊莊中正之聖顧何以與此哉
父王祭殯宮文曰清明秀美之姿吉善祥和之氣天
之所以降之者不易而及其摧折也忽嬰之以危急
之病理之難諶胡遽莫淹豈所謂丕子之責于天者
耶 母妃語永安國舅曰仁孝好善之性賢明特秀
之姿非短折相天乎何忍抑憂勞國事以促其壽乎
夫以 兩聖無私至明之心言可以徵信百代臣何
敢摸畫天日闡揚光輝之萬一也哉嗚呼 父王堯
舜也 母妃妊姒也 王生而有聖人之質長而志

聖人之學爲治以修身爲本修身以讀書窮理爲本若使天假之以年壽則仁精而義熟道久而化成日新之盛德富有之大業庶見接前聖精一之統躋斯域於三五之世而皇穹不吊降割于我家抑天不欲平治我邦國耶抑今民不足蒙雍熙之澤耶以我純廟 慈聖及 王之至仁至慈宜昌厥後有以取必於天而竟莫之徵焉則非惟今日臣民之叫號哀寃蟠徹而無窮極也抑千載下之爲臣爲民者孰不歎息掩涕而有餘恨哉然而賴我 慈聖殿下之大功烈大恩德重扶社稷横庚叶瑞實籙以之綿永璿

璜以之蕃衍萬千禩承天之祜則惟我 王爲 宗
社爲人神之惓惓一念必有以悅豫陰相於陟降之
中而啓佑我後人也嗚呼慟矣嗚呼盛哉

先考敦寧府都正贈領議政府君先妣贈貞敬
夫人龍仁李氏合祔墓誌

府君姓鄭氏諱東曉字友古號拙庵系東萊入本朝
有諱蘭宗吏曹判書東萊君謚翼惠生諱光弼領議
政謚文翼配享 中宗廟庭生諱福謙府使生諱惟
吉左議政生諱昌衍左議政生諱廣成判書生諱太
和領議政謚翼憲配享 顯宗廟庭世有名德勳業

載之國史諱載岳翼憲公第三子也蔭知敦寧有六
男季曰諱任先十八司馬有德器早卒有一男諱錫
曾贈吏曹判書有四男仲諱啓淳大司諫贈左賛成
文行爲士友所重配贈貞敬夫人文化柳氏縣監聖
模女溫惠莊潔閨範咸備以 英宗癸酉四月十二
日生府君 純祖壬午八月十一日下世享年七十
府君娶龍仁李氏考曰禮曹判書孝僖公諱崇祜祖
曰縣監諱普興生祖曰佐郞諱普淳大司諫諱士慶
七世孫也妣贈貞敬夫人安東金氏花川君淡女夫
人以 英宗癸酉九月八日生己丑于歸 純祖甲

申十月二十八日下世享年七十二府君初葬楊州
馬山地是年十二月移葬于始興南面珠峰下甲坐
原夫人以禮合祔育二男二女長元容文科領議政
入耆社次憲容蔭承旨出繼小宗女長徐稷輔次李
龜遠前郡守庶女金載大元容子基世今判書基秊
今牧使基命今縣監女適尹周鎭今郡守憲容子基
會進士女適叅判李裕元進士洪輔燮稷輔子長淳
縣監龜遠子象愼今府使象悔進士女適縣監洪善
周士人洪在正載大子弘錫玄錫並武科基世子範
朝進士女適李翊宰趙肅夏周鎭子滋福都事滋憙

令承旨滋祿餘並幼府君質厚而心和少勤功令業

嗚塲屋　正宗嘗親考褒嘉之丙午上庠甲子蔭補

敬陵叅奉敘繕工監奉事辟爲廣興倉奉事陞直長

主簿出爲永柔縣令載寧郡守順興府使晉州牧使

再爲惠局郞壬午以子貴陞通政階拜敦寧府都正

後屢贈吏曹叅判判書議政府左賛成領議政府君

有至行篤孝友睦宗黨訓子姪以義好學自修老而

猶不倦每曉課誦五經諸子之文恒所習者常曰爲

士而勤學業方爲士爲孫而守家範方爲孫教小子

曰非獲于經術史學無以辦事斷疑雜書無益也言

必謹行必愼用之必節常曰人有分分不宜踰人有福福宜儲典州縣未嘗以威怒加人一待以誠信好施樂育儒武俱與所過有遺愛久而愈思之在永柔土賊迫安州城府君時兼肅川前營將夜聚八哨軍入安州城城賴安捐廩賙饑歲闔境無流戶載寧蕩巨逋晉州防戶役上司嘗書考曰古之循良也嘗曰爲吏者以違道干譽咈人從己爲戒雖不中不遠以府君之德行學識未施宰輔之用而所施者止於字牧識者曰其不于躬而詒厥後者耶今子與孫列公卿貴其有所自矣夫人姿粹而性淑自幼舉止中規

度及婦而妻而母而無一言一行之不合閫則者小子述狀稱五德曰孝也勤也儉也仁也慈也非小子之自賢吾母竊聞姻黨之訓其女者必曰願汝如某夫人某夫人言行古書所載之碩媛無過也且其心厚於仁其庇賴其子孫者耶吾父母之賢德小子何敢爲表章而畧書一二使爲子孫者咸知吾父母之賢所以爲德於子孫者有如此而子孫之不可諼而庶思有以繼之也

季父司書府君墓誌銘

嗚呼士飭躬而篤行檢服學而著聞譽修於家爲宗

族鄉黨所稱立於朝爲士君子所與生如此足矣若壽考富貴有命焉君子不致意於其間故孔子罕言命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季父溫粹而明仁剛直而耿潔篤孝親歡戚不主已以親志喪制盡禮節友兄敦族訓子姪克義與人交推實情人亦誠悅處貧常愉如嚴操守不義之言不敢至逾窮而學逾力文章炳蔚驚服人及除 東宮講官釋奏當旨稱盡職其監縣以施於家者理之縣民歌之遘疾官人有私禱神者及卒民相吊曰邑運也嗚呼痛哉宗黨見其率性而修行者則曰是宜爲爲人子弟父兄者法見其

富學而澡德者則曰是宜爲士類法朝大夫聞其居
講官則曰安得久其位乎聞其在縣則曰安得亟博
厥施乎此吾季父行治之大略也嗚呼今已矣季父
行義文學不廣布而獨爲閨門所記政事不振耀當
世而獨爲一縣所傳日月邁矣今不論列恐久而無
傳也雖無傳吾季父奚憾而尙德者於何考焉季父
諱東逸字聖民號壞隱吾鄭氏系東萊十世祖領議
政諱光弼相　中宗五世祖諱太和相　孝宗　顯
宗俱有大德業配享　廟庭季父以大司諫公諱啓
淳季子出爲季氏山淸公諱有淳子山淸公嘗稱曰

是善事我　英宗丙戌十一月初四日生今　上乙
丑進士丙子文甲科例授司饔院直長旋授司諫院
正言文臣兼宣傳官戊寅拜侍講院司書己卯夏爲
茂長縣監冬遇疾庚辰正月一日終于官舍壽五十
五二子返櫬權厝于水原柳谷先塋下明年辛巳十
二月丙戌葬于廣州義谷酉坐之原配淑人豐壤趙
氏弘文校理恒鎭女仁厚行淑一子允容后配淑人
杞溪俞氏學生漢亮女亦賢一子老容嗚呼季父德
如彼行如彼位止於斯壽止於斯命也夫允容率其
弟勗繼先行吾季父不食之報其庶在後歟銘曰

自修者行不泯者名爲式于人其豈公卿不躬則後

亦理之常旣安旣固君子攸藏

故室貞敬夫人江陵金氏墓誌銘

貞敬夫人江陵金氏領議政東萊鄭元容妻也考諱

啓洛大宗伯弘文館提學文靖公祖諱華鎭判樞府

兼大冢宰翼獻公曾祖諱尚濶繕工監副正贈左贊

成判樞公以侍郎諱偘迪子繼伯父贊成公高祖諱

始炯大司馬妣趙夫人判官台鉉女漢原府院君昌

遠後孫也元容敦寧府都正贈領議政諱東晩之子

大司諫贈左贊成諱啓淳之孫領議政翼憲公諱太

和之六代孫也夫人以　正宗癸卯四月十一日生
年十五歸于元容今丁巳爲回巹之歲正春行宴禮
三月十九日考終于會賢坊第壽七十五旣月權厝
于先舅墓左明年戊午二月二十六日完襄于墓右
甲坐原貞敬女職極階累封從夫貴生三子二女長
基世今判書次基年今牧使季基命今縣監女今郡
守尹周鎭次乳而夭四子女俱有育基世子範朝進
士女李翊宰趙肅夏餘並未冠周鎭子滋福今都事
滋憙今承旨滋祿元容書石以誌之曰此賢婦人之
藏也凡女德含章不言外何從以表揭哉且夫人生

世卿家旣適夫早貴諸子俱繼顯爲宗族鄉隣所光艷未嘗有險阻患難以困阨之則豈有異等卓行之特著者哉所可書者惟姿性之美閨壼之政也夫人姿淑而質溫性貞而心慈且穎敏有悟識祖冢宰公嘗奇之曰士行而吉相也宜爲賢人輔有昌祿以裕後八歲喪母鞠於外祖母李夫人大宗伯仁陽君景祜女訓夫人以禮度勤針線甚工及嫁舅姑始嘉其儀貌端和久悅其言行柔順時余家儒而貧夫人安之如素夜嘗侍尊姑側持刀尺無倦意油燈屢灺退私室冷栗兒且啼抱乳之俟明又上堂以爲常余直

史館明將登班儀須朝衣夕報家夫人手裁紉尊舅燃燭照之將曙而衣成尊舅賞之以才工庚辰余官寧邊始主饋躬甘旨以養歸而連丁憂哀戚盡其情祭祀必虔潔親家自文靖公棄世甚凋替撫弟姪甚摯有得必致聚俸錢具親墓石儀祭日供籩實惟愨友女弟一食輒分味恒居簡言笑見媼媄輩謔笑輒諭曰若雖賤其非着裙人乎與余久愛好未嘗遽笑而先語自會寧還家室皆欣迓余入室曰夫人獨席坐而不曉乎夫人曰女性拙飭躬齊而莊遇事或過於耿介余哂曰何量之狹夫人曰女性褊對余如肅

賓言語無煩絮疾亟時扶坐强櫛頮雖臥必作容少不以情色接有省謂傍人曰夫子衣無薄乎宜加綿堗不冷乎宜添薪余平生不知有飢飽寒燠以至産業調度之贏絀存乏一不以相聞也屢隨余藩司又屢就諸子營邑取不苟藏無私服食屛兼味雜佩儉約如未顯時自奉薄而施與周見窮窶者不侮而益矜之恤撫無間疎昵婢使過失溫言曉道理而已見哭夫人柩前者皆失聲慟是豈一言一事之所由也哉諸子榮進喜曰喜常情也盈盛得不爲懼乎在存心何如耳國有哀慶其欣戚如體國者曰吾家與夫

家俱卿相闔門被隆恩吾安得不然今 坤殿冠禮
東朝特賜宴卓于夫人前春回巹時 聖上宣醞賜
宴需衣資 內四殿各俾頒綺錦紬布繡枕香佩之
屬 東朝見戚臣頻問安否及卒歎曰甚愴廓嗚呼
閨閤人獲此恩榮於內家如夫人者能幾哉夫人事
舅姑二十六年八年偕夫子爲六十一年閨門內和
悅湛樂始終如一日舅姑曰孝我夫子曰敬我子女
曰慈我妯娌曰愛我族戚頌其惠屬人感其仁鄰里
贊其賢雖彤管繡史之所紀載古昔淑女碩媛亦何
以尙焉吾父母墳墓在始興南面珠峰下去京四十

里縣治十里甲申冬新占甲坐原丁亥春制閔携夫
人來居其後有公暇輒尋夫人常共之茹澹樂靜顧
對怡如也省展時每同坐斯邱曰他日同穴地也今
宅於斯而圃籬井臼之處林木雲烟之景皆宛如平
昔庶夫人之安樂而無憾也歟自顧名位亢盛憂懼
恒深惟賴有良助而相恃今已矣與夫人同處非不
長且久矣今猶哀之有餘思者豈非以夫人之賢使
人自不能忘者歟銘曰
家道昌而親黨和悅其維夫人之德也夫子貴而諸
子祿養其維夫人之福也非余之私好而夸美竊聽

之隣里宗族歸藏舅姑之側而虛右以待是所謂乃安乃固之吉宅

從弟工曹叅議允容墓誌銘

嗚呼使余而誌君之藏耶殆君之昔未嘗置意者也使君而囚余文名來後耶殆余之未敢謂必然也余耄惛甚君多懿行嘉言余舉所知猶不能一二况所不知者多於所知耶君生正宗壬子五月八日臨娩家人夢母夫人手指開花及生又夢君手指開花異哉其筆藝兆睍頴悟異凡常三歲始語而學文字學便誦誦便記記便不忘至老然也四歲作擘窠字

五歲喪母夫人書誌石及長筆畫遒勁大字尤健逸多書樓閣扁額七八歲作韻語日就工余長九歲唱酬相上下迄白紛不掇余伯關東邀君採藥之塢關韻共賦詩朝飧而作見星而止各得九十餘篇余守朔北之會寧君匹馬從風夕雪曉得傑句相屬吟響與戍樓鼓角相雜余按箕都浿舫乙臺翰墨照映林樾今思之杳然如隔生而此人此樂不可復得也君弱冠讀遍經史諸子司書公篤行邃學誨迪以躬日誦原道三遍抄謄大學行義補三紙暇習帖括體鳴泮試每製作靑衿輒光誦已卯上庠以幼歲違慈顏

爲終身隱痛每當諱日哀毁如袒括時及孤露息念
榮進築屋溫陽之南谷若將終焉性質直而儉樸恬
靜而絕外慕縕緒無分綿纊蓬茨如同榱題宵盤晝
憩者惟圖書卷帙而已潛究竆賾者惟禮儀節數而
已所著有思問編四十六卷以辨經史奥旨也有從
先錄四十四卷以析古今喪禮之宜也曰先祖有美
而不知可乎於是有東萊家錄稿二十卷又曰先祖
有訓而勿行可乎於是有家學編六卷四世以下誌
碣碑表俱治石自書先世以下墳塋方位又刻字合
藏于各阡詩文雜著有睡庵漫錄二十八卷字類註

釋四卷深衣攷證二卷北路記畧四卷自童時爲桐
漁李相國竹石徐太史所器待謂以遠大徐揔使春
輔善鑑人嘗曰望士也位不稱其望然有臨大節不
可奪之氣沒世而名必稱焉交遊多士類如李是遠
尹正鎭徐彛淳尹榮遠閔魯行俱多蓄前往常相還
揚扢論辯馳騾放肆窮日夜不疲也朝議屢欲抄選
而親黨輒挽止之通拜司僕寺正蔭籍峻揀也領揆
筵奏君學術治蹟進通政階尋拜工曹叅議前後四
典縣府約己裕人舉直措枉廩羸乏不干意而衣垢
弊如窮巷時初赴同福縣巡使李憲球見背後銀鞓

遺圖片不自省語人曰對之肅然自敬矣均丁以減
徵築堰以利稼及歸民書鐵碑曰草草五馬去如來
時過者曰古廉吏無愧其在天安查隱結補丁米其
在密陽減糴米三萬石而戶獘祛節庫錢數千兩而
公費省其在公州屏干囑蠲窳獘盖治覼廉以爲威
惠以去非不赫赫以炫不汲汲以混者歟奉先之篤
接人之厚清介之操精透之議皆人所難能而君自
有而不自知至好學非黽勉而實好而樂之也對書
卷或遇奇僻如貪賈之矚奇寶饞夫之嘗珍異耳不
暇聆音目不暇轉睛忘飢廢睡傍呼不應又記聰殊

衆隨聞誦下五六行嗜寫錄字精而楷弓帙屢溢箱篋六十年如一日未嘗寸晷釋去癸亥就養于長子和順縣衙甲子冬偶有下堂憂委席屢易月竟以乙丑六月初八日易簀遠近士人咸盡之曰古人乎歸哉此世何以復見如若人者乎以禮月葬于某山某向之原我鄭系東萊入本朝有諱光弼領議政謚文翼公配享　中宗廟庭十一代祖也再傳而有諱惟吉左議政典文衡號林塘生諱昌衍左議政號水竹生諱廣成判書號濟谷生諱太和領議政配享　顯宗廟庭號陽坡生諱載岳知敦寧季子諱任先進士

早世有一子諱錫曾贈吏曹判書曾祖也吏判公有
四子仲諱啓淳大司諫贈左賛成季山淸公諱有淳
無嗣賛成公季子諱東逸文科司書爲之後司書公
娶校理豐壤趙公恒鎭女繼娶學生杞溪俞公漢亮
女君趙出也名允容字景執號睡庵辛卯除　懿陵
叅奉例陞典牲副奉事尙瑞副直長直長乙未陞六
品爲造紙署別提工曹佐郞正郞丁酉爲同福縣監
已亥陞天安郡守辛丑賦歸癸卯差　孝懿王后殯
殿都監郞廳甲辰除刑曹佐郞移　宗廟令乙巳
憲宗命公卿別薦吏才領敦寧洪在龍以君應薦丙

午授密陽府使戊申移公州判官庚戌棄官歸鄉廬
配豐山洪氏校理受浩女慕堂文敬公履祥七世孫
也 正宗庚戌十一月十一日生乙丑于歸逯主饋
貞靜和勤禦罷之有度敎子女慈而義夫子嘗稱之
曰使我專心於學者內助也二男一女基陽前縣監
基雨有三男俱幼女適進士延安李肯翼有二男長
璜宰次幼銘曰
使君而靑袍白簡而立殿陛之上其直截足以爍衆
星而屹峭壁使君而丹綸黃麻而遊院省之內其華
采足以煥絺繪而鏗金石及退而棲蒼鹿之藪蘘桂

之阿其恬耿足以遺金紫而錮飮木食今不進不退而棲遲乎緌緌簿牘之間曷若馳騁典籍之囿而從吾所適無之而有之孰與有之而無之遂吾願者非屯也裕我後者非嗇也所可稱者質也性也才也行也所可述者勤也儉也學也識也睪如之皐山峙而水流兮誰爲銘者經山之作

判中樞府事兼吏曹判書洪公良浩墓誌銘

近大冢宰洪公敬謨刊布其祖耳溪先生文集世之學士大夫韋布之徒皆得以家習而戶誦之先生之文本乎六經斟酌諸子醇正雄渾典則具備詩律亦

峻整高古黜蹈祛襲自成一家之言而傑然爲一代之宗師其於經國濟時之務推其所有施之爲事澤利功效燦然多可觀噫非全於才而深於道者能有是哉公初諱良漢字漢師改諱良浩豐山人幼頴悟絕倫始學書傳朞三百註一日夜潛究洞解受學於伯舅沈槜村聞義理性命之說玩索講磨操履敦篤不喜俗儒詞章之習然以親志屈爲舉子文一出驚動國庠與鄭公景淳尹公東昇倡爲古賦每有一篇爲諸儒誦法自釋褐初 英宗每稱其博學有疑必顧問 正宗初忤賊臣洪國榮嗾堂疏必欲中傷

上察其誣敎曰其人有文有才欲用者久矣特除慶
興盖欲黜遠以避駭機也賊臣敗乃召還命纂修
英宗實錄及國朝寶鑑羮墻錄編次同文彚考 上
臨筵顧公曰宰相須用讀書人命入公全藳宣覽敎
筵臣曰鉅儒也命纂御定八家手圈跋文曰虛其左
所以待卿幸有以爲敘特賜案上親閱之本敎曰卿
當世鴻匠書小識卷首以作傳家寶先是自慶興還
裒輯 四祖暨 太祖龍潛故蹟爲書曰興王肇乘
隨劄以進賜批曰我國家實本於豐沛聖績而尙稽
一部揄揚之編今卿據龍飛之歌抽金櫃之藏著爲

一統信書此古太史職也令內閣開印奉藏庸作我家琬琰時　上明正學崇儒道思所以回瀉返淳正一世之趨向故三授公文衡爲師於儒也嘗批公疏有曰取卿文體之典實盖示導俗造士之本也公亦自任以重談笑而起瓊琚玉珮模楷藝林掃粃糠退軋茁禮樂之具明於上絃誦之習興於下篤厚弘長彬蔚成風者皆公之力也後之論者以　正宗爲聖而以公爲大宗匠豈不盛哉公以進士謁李太史匡德李公具袍冠延見曰此國士後當主文苑吾所以敬重之也登第謁李文忠宗城李公留談半日曰君

當坐吾席勉矣哉公自少以學術見重先輩有如此
再使燕京翰林修撰戴衢亨禮部尙書紀勻文名重
天下見公詩文大稱賞句曰詩可位置馬戴劉長卿
文可上薄元結孫樵又語公之胤曰尊大人文章明
三百年中國所少後東使至燕人士每問耳溪先生
安否嘗與人論文書曰文之爲言經緯之謂也經者
道也緯者氣也善爲文者明道以立其基養氣以培
其力一經一緯變化生焉又論詩曰詩道出之以溫
柔行之以敦厚可以化民可以觀政近體興而較錙
銖於聲病鬪巧拙於態色適足戕人心敗世敎今欲

返古莫如師其道道得則法隨之聲在其中此皆公自得之玅也所著書有易象翼萬物原始六書經緯羣書發悱格物解七情辨牧民大方鄉約折中海東名將傳高麗大事記朔方拾遺北塞風土記等篇皆發前未發傳後無疑也公以特達之才力探本原下逮百家廣搜强紀積厚發博譬如沃壤之根華實茂碩超羣之蹄軌範遒逸順氣中聲體裁秩然質而不俚華而不衍　宗廟朝廷之歌頌誥制人家祠墓之碑板紀撰以至郡縣樓臺寺刹之間公之鉅筆華墨無不被暎而垂耀遠近翕然稱之曰相如之高文大

冊虞世南之行秘書歐陽脩之嘉祐多士盖公兼而有之矣又工於書藝得晉唐體法寸楮爲世所珍慶典州藩軏有異績裕民業則江東築萬柳之堤洪州海西濬合德臥龍之池備戎務則海甸峙火鹽之山關西立戰士之馬栅防營於長津設重鎭於厚州搜椒島之漁而兩界無虞植松江之木而六鎭永固刊牧民大方之書輯鄉約折中之編以敦俗教修武烈之祠躋駱將之祀以樹風聲前後所設施皆出於宏遠長久之計當時誦之後世賴之豈沾沾爲惠者比哉其於培俗育才厚生利用之方尤致力焉去後民

多鑱石以思之自燕歸陳六條疏曰車制曰甓法曰牧驢羊曰禁銅器曰罷帽子曰肄華語凡累萬言雖寢不行識者稱爲經邦之策在箕藩時聞移咨北京請換唐錢驚曰國殆病矣馳疏曰錢者國之寶源民之命脉上操其權下受其利不可假人亦不可求假於人且大淸會典有銅鐵不許外國之文恐致見格批嘉之然咨已入矣果見却後論　正宗朝奏議者以公唐錢疏爲稱公之學本於明體適用故所遇沛然無礙籌畫皆中窽而著久效公雖不以經濟自居而亦豈公文章所得以盖之哉公豐幹郁髯風儀凝

重一見可知爲學問君子自少天姿近道早篤治心爲已之學出入經筵以天德王道爲陳衮職有闕輒引聖賢言進箴人主每動容稱善臨事見識卓然不爲旁議撓 純宗初 貞純聖母垂簾同聽政將製進頒教文或曰當稱 大王大妃若曰或曰當稱兩聖若曰公曰不然履端之初必也正名乃以王若曰製進衆議乃定以宮僚事 莊獻世子最久常以正言輔導而輸悃於危疑之際竭誠於幾微之間周旋奏對從容保護者爲多逮事 正廟秉義特立禍福不能動積爲權凶所嫉風浪推盪鍜鍊叢集身家之

不得保者數矣而屢躓屢起主眷不替上下三四十年之間平陂往復世途雲變而砥柱不移山斗益重入則握銓衡詞命之重出則賦節旄旬宣之政皓髮穹階冠冕赫代享榮祿於鍾鼎垂令名於簡策及沒之日四方士無論識與不識以至輿儓市井咸嗟惜曰厚德宰相亡矣公何以致此哉亦惟曰忠實而已此嘗被知於 英 正兩朝而荷隆褒者也盡己之謂忠無僞之謂實君子行斯二者安往而不自立乎故公之所藉手而不疑懼者此也 上之所委心而終始之者亦此也然則公華國之才輔世之術亦由

於本質之美嗟夫如公者可謂間代之偉人歟洪氏
爲國朝望族　宣廟時有諱履祥大司憲贈領議政
有德望號慕堂公六世祖也高祖諱柱元永安尉尙
貞明公主曾祖諱萬恢判決事贈吏曹叅判祖諱重
聖丹陽郡守贈吏曹判書號芸窩有文集考諱鎭輔
有文行早卒贈左賛成妣贈貞敬夫人青松沈氏領
議政諱壽賢女生　景宗甲辰閏四月二十六日卒
純宗壬戌正月十五日壽七十有九賜謚曰文獻葬
于天安郡南日峰山坐壬之原　英宗丁卯進士壬
申及第歷藝文館檢閱待教侍講院司書文學弼善

吏曹佐郎司諫院正言司憲府持平弘文館修撰副校理己卯陞通政階拜承政院同副承旨至都承旨刑曹工曹兵曹吏曹叅議成均館大司成司諫院大司諫癸巳陞嘉善階拜刑曹工曹戶曹禮曹叅判漢城府左右尹司憲府大司憲甲午中登俊試乙科甲辰陞資憲階拜工曹刑曹禮曹吏曹判書議政府左叅贊癸丑陞崇政階拜判敦寧兼銜則知製敎南學教授備局郎承文院備邊司典牲署觀象監濟用監司䆃寺掌苑署掌樂院　宗廟署社稷署　景慕宮惠民署內醫院提調同義禁同經筵副摠管同成均

都摠管中樞府判事判義禁弘文館提學大提學藝文館提學大提學外任則江東慶州義州洪州慶興及黃海平安監司使銜則督運暗行御史京試官副上使資級則自郎階至輔國或賞勞或剡薦也四長天官三主文盟其餘一官而屢拜者幷不錄娶東萊鄭氏郡守錫耈女左議政昌衍六世孫從授貞敬夫人誥端莊有女士行宜爲公配生 景宗癸卯十一月二十二日卒 正宗丁巳十月二十五日壽七十有五祔公墓左二男二女男長樂源早歿贈左贊成次樂浚改名羲俊吏曹判書女長適李肅載次適縣

監李永翼庶男義民樂源子敬謨前大冢宰今階輔國義俊子錫謨前府使義民系子是謨敬謨子翼周縣監二女曺雲承今大司成鄭翊朝今校理錫謨子健周善周進士七女縣監曺錫弼李晩器大司成李公翼鄭元弼鄭文敎鄭基復進士李根弼翼周子祐命今檢閱次祐慶冢宰公請元容銘公之墓公碩德邃學盛業嘉謨古所稱三不朽者俱存焉公之名豈待人而傳哉元容後生也誦先生之文欲學焉而不能者也何敢銘公之墓所不辭者竊以托名爲幸銘曰

維天降才世爲汚隆誰其持之文爲其宗象之纘續爲山爲龍被之聲律有箎有鏞　正廟神聖儒敎是崇奕奕金馬疇當淵衷公起受之如雷如風羲圖禹簡殷彛周鍾經緯綜錯星宿羅胷膏而光爗源而流洪贊我聲明牖我羣蒙範我珍駕孰不景從賦政于外奏厥膚功士曰迪學民曰明農皓髮丹忱曰臣匪躬騰翥匪顯顚跌匪窮　王亦有言知卿誠忠公實以之是公始終日峰蟠氣碩德攸宮孜孜行勗來肅哉羣工

領議政文獻南公公轍墓誌銘

上有彬郁章明之治下必有煒煌繡繪之才此思潁南公之光晉於　正宗之廷者也公以太史氏家生而清粹有異質離襁母夫人諺繹二南論孟口授之性澹澹然寡物欲惟自喜讀書年十四丁外憂十六自奮爲古文讀經傳通大義常言文者載道之器不由六經非文也旁窺左國史漢唐宋諸大家文以擴其氣酷好歐陽子以其淳正典雅性相近也公於文天材有餘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不詭不陋自成機杼䰟舒紆裕行止中度溪澗曲折之紋敦彝蒼黝之氣非修辭者所可跂也聲律偶儷雖幷深造而文其

長也公於歐陽尤慕其名節欲摸畫得盡思頌自號亦此也　正宗嘗取覽公文稿敎曰雅潔有古法初携文謁黃太史景源歎曰古文絕於世乆矣子勉之吳太史載純評其卷曰韓法歐趣後奉使入燕京文士王水曹江讀公文序之曰宗歐陽而不句摭字倣得其意者也玉方陳希祖曰爾雅如淸廟之瑟先輩及中朝所推奬類此入內閣主盟詞壇朝廷金石琬琰之刻世家鍾鼎碑碣之銘多出公手可謂一代巨宗匠也公諱公轍字元平宜寧人遠有代序入本朝有諱在議政府領議政謚忠景配享　廟庭屢傳而

吏曹判書大提學謚文憲諱龍翼慶尙道觀察使諱正重同知敦寧府事諱漢紀刑曹判書大提學謚文清贈領議政諱有容公高曾祖禰也妣安東金氏通德郎諱錫泰女以 英宗庚辰十一月十六日生 正宗甲辰蔭補洗馬 上思文清公輔養功也出監山淸任實縣壬子對策人日製賜第頒牌日 上賜樂命張蓋乘廐馬榮之也拜別兼春秋叅賞花釣魚宴 上目屬之曰此子風儀如鸞鳳眞瑞世物拜奎章閣直閣使之前曰當家人視自是有機密事手書咨訪 上嘗怒秋曹堂命枷械以來公以館職抗

疏曰徽纆何可輕施上大夫乎是累聖德也 上動
色聽之敎曰學士風采也陞兼大司成時近臣或遭
譴 上謂閣臣曰獨南某皭然泥而不滓如玉其人
也差備局副提調陞亞卿歷諸曹佐貳諸司提調出
按關東省庚申 上昇遐 純祖冲年嗣位 貞純
大妃命選閣臣五人入內勸講公與焉仍兼同經筵
連拜都承旨副提學直提學與修實錄出按嶺南省
甲子丁母憂廬墓再朞擢正卿仍躋崇品拜兩館大
提學知成均館事兼 奎章閣提學九拜大冢宰㸃
除大司馬度支長兼 世子賓客宣惠聽舟橋司提

調求外居留西京尋拜 元子左諭善 上召見曰
予在胄筵 先王命卿左右卿今朝廷之老師宿儒
須盡輔導元良之責也北使至充館伴使丁丑 王
世子入學公以博士行禮以大宗伯拜議政府右議
政仍帶文衡上諭曰 先王知卿有文學知卿有才
諝況卿容儀可矜式百僚志操可砥礪頹俗乎辛巳
差 健陵遷奉 孝懿大妃山陵摠護使陞左議政
兼 世子傅壬午遞付判中樞癸未拜領議政時戶
曹請收諸宮家代盡後田結公進曰宮府當爲一體
四宮 殿下之私宮結數比國典漸加宜先收時論

䟫之丁亥　王世子代理重入中書磨諭曰卿㝷師
傳也教導必以正夾贊亦必有方手書賜之己丑入
耆社請致仕不許庚寅　王世子甍復起公元輔兼
世孫師壬辰又拜公固辭　上遣正卿諭曰卿身佩
安危㝷捨卿誰與圖治公不就　上將躬迎鹵簿已
具公入肅請罷營造諸役防公主葬需外內司索用
者　上從之九月行回巹禮　上賜玉圈銀盃銀瓶
內殿賜緞紬縱湖三道饑公殫心措晝錢穀民賴以
活癸巳屢疏乞休賜批曰　先王簡拔遺㝷自冲齡
啓迪得免大過奠邦基於磐泰非卿忠誠何以至此

今可以趾先美禪世教而臣主俱榮矣特許所請親
臨崇政殿宣麻受箋又引見便殿賜醞公以保啇聖
躬輔導　元良崇儉節財仰陳　上答曰立朝四十
餘年忠勤貞亮嘗所欽歎今所陳出於進退不忘當
銘心入對東宮　世孫下階迎見公又以勤講學親
正士節飮食祛玩好陳勉　世孫執公手以所書天
地人三大字賜之公以庚子十二月二十九日考終
壽八十一　上震悼撤朝下隱卒之敎賜謚曰文獻
葬廣州淸溪山某坐原配貞敬夫人淸州韓氏監司
用和女取族子芝耈爲嗣今牧使公頎然白晳眉目

清瑩對之暎輝采眞貴人也性恬簡寧靜朝退罕跡
輪尋訪燒香搜書帙遇名士談文諧笑風韻徹發所
著有金陵集十二卷頴翁續稿高麗名臣傳讀禮錄
書畫跋尾集稿行世時已刊布盖豪傑特達之士淸
明愷悌之賢非淹博多蓄輔以學術則雖置身宰輔
無以成彌綸經世之大業歐公之言曰吾致位兩府
者非以文章而潤身也公其庶幾乎此歟若斯人亦
世不常有也公一日肩輿臨陋室謂元容曰吾有求
於子矣子銘吾墓昔馬范亦然元容曰固不敢公曰
毋非子孰銘者庚子按北節臘手書委囑曰疾亟矣

愼無忘前言明年自北還支以哭公公之胤持遺訓
叓請余曰公夙有命敢終辭銘曰
正宗崇文君而兼師如斗建極衆星從之文淸有子
鸞鳳其儀太史爲世文其在玆何以居汝奎璧之司
瓊琚玉珮有煒其章載軌先古六經是程乃主詞苑
儒敎宣彰 純祖造士公時歐陽 翼宗齒學公時
桓榮曲江風度宣公奏議遂相 三朝一心尊庇曰
有所學匪躬焉耳紳笏正色濟我艱危國曰柱石民
曰蓍龜王曰民乂非伊疇功功成而退灑然淸風我
瞻周行路有平陂升或沈乘譽亦謗隨維公一德始

終榮名非惟公賢惟　上之明

伯舅禮曹判書翼獻李公墓誌銘

英宗　正宗之世有臣曰孝簡李公諱崇祜以經術才猷事　兩聖一代推爲通儒哲卿官大宗伯識者以未究用恨之孝簡有長子曰翼獻公諱在學世皆以翼獻爲孝簡之賢子也嗚呼翼獻奚止爲孝簡之賢子而已哉亦　正宗之良臣也　正宗哲於知人察公心端良正直可盡忠所事遂任之不疑公感激自奮秉心益貞固不爲榮悴所奪竟以是竄遂以死而不幾年用事者敗恩榮如故然則公之竄遂以死

者適足以暴公心而完公名不以傷 先王之明矣
君子曰有勢力者能禍福人於一時而不能泯公議
於百世信矣哉甲辰以承旨詣香室逆臣金夏材爲
享官忽袖示凶書皆詬辱天日語也公大驚惋詣閤
門求對進其紙涕泣請捕覈遂正其罪後或有甚問
公者 上輒正色曰李某爲臣忠不悅者何人也戚
臣金龜柱有逆節公在言地屢章力討之比按南藩
龜柱方棘置羅州嚴防守其黨鄭日煥牧光州關通
不少憚公貶逐之忤其黨日甚及 嗣聖在冲年
貞純大妃同聽政其黨謂此時可誣公嗾蔡趾永疏

論公於壬子叅聞南學儒疏黨嘉山其黨志不厭又
進所謂金漢耆還疏謂龜桂棘置時道伯與邑倅議
敢審驗 母后書涉不敬領相沈煥之請鞫之 上
與 大妃雖不信然竟竄穩城公自經庚申國哀慟
號無意於世及疾革却藥曰今日我 先王練期我
苟活何哉卽一死以報 先王無悔也此公秉義之
正也 正宗初公久居館職以爲 上新嗣位左右
宜日陳嘉言章奏筵對輒懇懇勉戒疏請勤聖學開
言路減折受講賙濟矯科弊革貪風立紀綱養氣節
上嘉納侍講筵因文義請禁閭巷侈濫正北關羅法

從之。英宗祔廟禮成 上臨殿受賀公進劄請務
實政語甚剴切 上曰於予頂針賜鹿皮以諫長疏
曰 殿下英銳太露涵蓄不足私意未祛好惡或偏
果能得於學而治其病乎政曹聽命於權臣公器返
歸於私遷科試淆雜官方僥濫 殿下導率之未盡
也廟堂訏謨不過簿書經筵講討只是章句士夫之
名節盡壞朝堂之諧謔太甚 殿下振勵之失宜也
浮華合於時操躁競利於進取較量地閥分排色目
殿下用人之未廣也衮職闕遺嫌於專攻廟謨得失
視以時諱無恥之輩相謂本無關於聖朝諂附之徒

亦必先就正於權門 殿下言路之未開也首尾累千言皆直截不諱時論多之 上嘗因事激惱並遞藥院臣不許召接公出位言曰 殿下以非常之舉箝制一世 上意所向無事不成國將不國臣竊憂歎優批答之以憲長因旱陳疏請預備荒政審覈冤獄公病近世文勝之弊隨事陳言輒請以實心爲政以聖學爲本此公陳謨之嘉也公精敏通鍊總綜庶務其於剔竅興瘼商利害辨損益殆無遺筭故所居皆有能名尹灣府築垌以付餉庫劃司倉米以付灣廳灣人久猶賴之北關大饑特差公監賑兼察理使

往管開市及賑事親製諭書臨殿送之公受命馳往
早夜殫心措施有方七更朔而十邑之二十萬饑口
獲免捐瘠又審察形勝采訪民隱請以長坡爲鎭長
津爲邑釐軍制羅政褒人才孝烈特賜諭曰念及北
民夜輒明發且爾出自近密關外經歲每不禁念爾
耿然見爾條列民情甚詳爾之報效在此爾勞爾功
當何如也按湖南時有文洋海獄訛言煽惑讖詗四
出南民皆憂懼公明覈鎭服無一人橫罹者營庫舊
殖錢多寃徵於民公罷七庫債券捐穀五千斛歲取
耗以代民乃便鑱石記之按畿甸察列邑軍民之弊

驛聞輒矯大小畢擧時 上方設壯營華城事務多
畿輔所辦公處之曲當常若無事嘗侍 上上顧曰
昨日除卿吏判旋已之以畿輔方賴卿爲治耳秩旣
滿又仍之在秋曹王孫家奴怙縱犯禁公即捕治
上聞之出內帑錢贖之徒年編配重者或遇赦移錄
不限年公筵白正其謬尤明於決獄一閱輒得情僞
民以爲不寃人不敢干請以故於內寂久刑官周詳
謹愼進止有常習於典故遇事無滯 上以爲可置
邇密銀臺除誥前後近百度近世所罕有此公內外
官治之茂也公額上有奇骨目光淸炯儀容端秀姿

性祥和恬靜事親有孺子愛孝簡公晩年與伯氏同
樞公族兄平昌公日往來湛樂公奉杖屨執僮僕役
見者不省公已宰相貴矣居喪盡禮篤愛弟妹好施
與周窮乏雅不喜紛華公餘門閭閴然靜坐惟書床
棋局而已聰明過人眼書輒記誦爲文未甞經意而
條暢雅麗雖華國之手無過也書法亦精玅至有大
內帖藏者此公品質才行之美也公字聖中號芝浦
龍仁人高麗太師壁上功臣諱吉卷爲鼻祖判書諱
士渭都觀察使諱伯持俱爲國初名臣八傳有諱士
慶大司諫號雙谷諱後天刑曹叅議號白癡於公爲

七世六世高祖諱世貞義禁府都事有二子長諱宜遂戶曹正郞生諱普淳戶曹佐郞次諱宜揆漢城府判官生諱普興德山縣監贈吏曹判書德山公無子取佐郞公季子爲嗣是爲公先考孝簡公以公貴贈左贊成妣贈貞敬夫人安東金氏花川君洸女遼東伯之後閨範儀于宗黨公以 英宗乙丑六月十二日生庚寅擢庭試隷槐院於翰院拜檢閱待敎奉敎於春坊拜說書於玉堂拜修撰校理應敎於薇垣栢府自正言持平至長官於銀臺自同副承旨至左於國子館經大司成於京兆府自右尹至判尹若吏戶

禮兵刑工六部則並經叅議叅判判書而於吏曹止
拜叅判其兼啣則漢學教授御營從事官東學教授
同知經筵同知春秋同成均同中樞判金吾都副摠
管提調則備邊司承文院掌樂院瓦署掌苑署惠民
署奉常寺司譯院軍器寺禮賓寺若貢市及勑使延
接國葬山陵差堂上若利川御史北評事監賑使冬
至書狀官及副使爲奉命義州府尹全羅京畿監司
是外職也寧邊府使慶尚兵使江華留守乍授旋收
皆恩眷也戊戌陞通政表直言也甲辰授嘉善紀賑
勞也甲寅擢資憲特數也戊午進正憲因　陵幸時

畿伯也庚申躋崇政賞國葬時敦匠也配貞敬夫人
東萊鄭氏文翼公光弼後學生東鉉女性溫仁柔順
孝於尊嫜誠於祭祀治內有儀則先公十五年沒繼
配貞敬夫人連山徐氏潤珏女亦有婦度先公六年
歿以 今上辛酉七月二十三日卒于穩城謫所公
子奎鉉返葬于安山元堂里艮坐原距孝簡公墓西
數十步二夫人從祔焉元配男奎鉉文科令叅判側
室男命鉉察訪女適鄭埴奎鉉男源膺進士令直長
源庚女適閔謙行朴承圭趙徹林韓鵬履金學懋源
膺男敦相此公官職生卒葬地及媲匹之佳子孫之

盛也元容公妹子也幼少時遊公門久公狀貌起居言笑之可思慕者倘瞭然如見至行治德美固不可得以狀也然雖得之宗族故舊之間亦宜詳於人公常無凛凛之色而見義守正不牽勢利行人之所難行常無諤諤之聲而當事盡論激切明剴言人之所難言未嘗居仁而宗黨之貧窘者必曰於我乎歸未嘗居清而器物之樸陋者必曰是我所安不自以爲文也而修辭以彪外章孰甚焉不自以爲政也而嘉惠以庇民美孰京焉然此在公奚稱焉士大夫常居言語政事文學非不焯然可觀也至臨禍福得喪鮮

不失其故忘其守始終一節摧以不折以一身之屈
伸觀世道之汚隆然後方可以論其人嗚呼今世而
求斯人則公其庶幾乎銘曰
世趨榮利徇物以狡截脂韋軟彼皦皦莫智附人
莫愚忘己哲人誰歸在此不彼　正宗則哲俊良是
崇王心惟精一二臣同其同維何秉義之正我明我
張匪悴是病侃侃我公契于我王不詭不隨何用不
臧王曰惟卿卿實予知公曰靡他臣心以之出入言
議匪躬之故密贊樞機軍旅財賦公在四方下民攸
趨公在朝廷善類所模孰伺猜猜太陽方赫孰執仇

仇太阿在握惟庚降割惋彼䟿踉我鋋爾鏑孰逞先戕堯猶畏巧奈此罔極雪風其饕窮塞之北昔公丞繡綸言是宣今抉何來弓淚未乾虎豹晝嗥魑魅宵燐玉欄何在公歸是眞 嗣聖總綱若 先王世曰卿奚罹抉彼陰翳非予曰宥先君之思凡百在位恂臣是儀毁竟莫轢正直是要莫莫謂夢夢蓋天昭昭象笏在牀亦公之胤報在于後久而愈信罣如之邱矢此銘詩誰其作者甥姪之辭

禮曹判書贈右議政權公(常愼)墓誌銘

我 正宗修明禮樂煥敷文敎士爭淬礪琢磨以通

經博古相尚時金楓皐南思頫沈斗室權西漁諸公
俱芳齡長文藝聲聞輝動士林其將鼓吹典經黼繪
皇猷以鳴國家之盛而三公聯武主詞壇獨西漁公
由蔭籍晏擢第秩六卿貴而未獲施金石典策之用
爲士者惜之然指津筏於學海導軌範於籍圃如川
雲嶺月之爲後生摸畫者其美名亦豈多讓乎人哉
公氣宇雋爽風韻弘長有山澤清癯之貌而不帶塵
壒之氣芬華勢利不入於心凡得失升沈向避之場
毫無縈慮一任其自適與人款曲趍急甚己私然人
亦不敢以非義相干自少癖看書忽劇亦莫奪自諸

子列史至輿典僻牒莫不窺攤又手抄百家書編錄盈床架人比陸家書厨盖主經篤志師聖訓謹庸行自顯達存心輔主德恒居款陳善納誨之衷嘗曰本朝聖神承繼宏度懿章咸載編籍如虞史之典謨夏府之關和後王鑑法而遵守則是法堯舜也乃博采公私記載分類條條一倣眞西山丘瓊山大學衍義彙緝之規每編下附論講卷爲三十六意俟時供御覽而竟未果此書卽良臣嚮國之惓惓也必嘗有發揮之日後之人庶諒公醇正之學匡輔之忠也公諱常愼初諱禩字絅好系安東自前朝太師諱幸始積

世蟬聯入本朝文忠公諱近名德聞華夏曾祖諱僕
左參贊號寄傲軒　英宗丁未抗疏論事退鄉廬不
起與伯仲文貞貞簡兩公稱爲三賢祖諱遵號懶窩
禮曹判書有重名考諱植有志行晉于年贈吏曹判
書以公貴也妣贈貞夫人完山李氏正郎廷煌女也
公生而聰頴及長好讀書華聞日藉甚屢鳴泮試丙
午魁上庠戊申除　靖陵參奉遷童蒙教官陞禁府
都事監察辛亥丁母夫人憂又承懶窩公喪制闋除
造紙別提刑曹正郎丙辰拜江東縣監時湖右有儒
訟特命換藍浦調停其事縣有朱子川公勸邑士捌

晦庵書院爲興儒敎戊午辟爲戶曹郎出守信川郡
純祖辛酉以司導僉正魁文科又魁殿試世稱三塲
狀元例陞通政階拜同副承旨至左拜兵曹刑曹戶
曹參議癸亥充冬至副使甲子還拜大司諫大司成
乙丑除驪州牧使因事罷丙寅擢亞卿拜刑曹兵曹
參判京兆左右尹同知敦寧府經筵義禁府副摠管
司導寺提調庚午觀察京畿公自喪明以來忽忽無
人世念乞解未獲疏陳三政痼弊仍及便民裕財之
方壬申還拜小宗伯亞度支同春秋甲戌息念榮塗
携室歸韓山日與鄉黨父老說桑麻或觴詠自適除

書至一不應丁丑授湖西臬司公祖曾兩世按本省
有遺愛公以桐鄉之思強赴治理繼先美秋大雨水
濫漲布政門石橋圯屋廬漂公捐廩儲修治之役鉅
而人不勞比之錢塘白公堤越二年汉大水余以慰
諭使馳往公州公民之免沈墊者以年前修橋築堤
也驛奏以前使費力民受其利此亦公經世慮遠之
一也戊寅擢資憲階疏陳崇儒衛道之方已卯除工
曹判書知經筵義禁尋除兵曹判書淹滞振而用賛
省留守廣州分司壬午陞正憲秩以　獻陵香閣監
董勞也麽京兆尹大宗伯癸未拜都憲疏救議禮兩

儒臣忤旨謫寧邊三朔特旨宥還除右叅贊都摠管
拜大司寇兼社稷署司譯院提調甲申差冬至正使
付判中樞至奉天府之高橋堡感疾不起壽六十六
訃聞 上震悼教曰辭陛日見其矍鑠今聞中路奄
逝豈勝驚惜是死於王事也其贈議政府右議政庇
窆録孤特加禮焉翌年返葬定山縣乾芝洞負癸之
原從先兆也配贈貞敬夫人豐山洪氏判書諱樂命
女繼配貞敬夫人漢陽趙氏學生諱興源女男敬履
進士早歿取族子思喆子之女適承旨吳致愚趙氏
有一女適前牧使洪翰周側室男正履進士有一女

適進士李曾愚思喆蔭補敦寧判官無嗣取族子衢
圭爲后今司果吳致愚男曉善孫奉昌善進士女適
進士金東賓洪翰周二男祜昌校理祜昇三女適承
旨沈熙淳李敦夏前承旨李承游正履無育取從姪
思𢽳爲后公質直而襟期踈朗重然諾喜施與交者
莫不傾心而樂與之遊處世無較無求所娛嬉者惟
登山臨流把觴吟咏遇會心人談論亹亹逸翰墨淋漓
嗜書老不倦抱貯深博發之爲文采聲詞多爲一世
傳誦居家有至行立朝崇名義皆人所難能而在公
即不勉而常行者也爲時名卿不亦宜乎昔公泛槎

之行訪余道惜別情忽悽然曰重逢易乎君必責須相我之後余心異之常不能忘今亚履謁阡銘于余感舊不敢辭銘曰

游古玩今標偉度曠公之儀也賾經捜史僻異並陳公之學也蘊筮鏞黼黻之章而尋躅乎岐皷嶧碑遺金紫鍾鼎之榮而混蹟于樵唱牧篴三部之長兩省之伯顧何足彰厥猷爲衛道之論議禮之奏槩可見素所蓄積惟本朝典謨訓誥之一部編書繼眞丘兩賢而惓惓乎君道王德人方逐逐營營而公獨怡怡澹澹人方睢睢穰穰而公獨軒軒落落須看公渥顏

皓髮金蘭投契之交緊三太史之燦然星辰而屹然山嶽相彼罼如之阜峀拱而流環兮惟賢卿之藏也過者必式

贈兵曹叅議安義士 克誠 墓誌銘

嗚呼匹夫而能志存王室不受命於朝廷而盡節討賊此其人何如哉魯仲連恥帝秦欲蹈海顏杲卿擊河北賊而死仲連無位杲卿非命將乃能如此此其尤難也關西辛巳之難有三義士者其一安義士義士與崔義士孝一車義士禮亮謀復皇明或糾殘廛强或浮海覘機竟爲虜謀被戮嗚呼皇明之亡罔無

與於三士者之責特其志不欲苟生盡吾節無悔焉而已耳嗚呼不其難乎義士名克誠字子誠龍川人高麗文成公裕之裔考諱浚有戰功贈兵曹叅判義士勇且壯年十八慨然欲赴遼河役其兄止之乙丑登武科府使李希健築龍骨城義士劃緩急守城之策丁卯入少爲浦與李立聚數千兵以守賊迫柵義士勵氣激士夜持兩頭炬鼓譟進賊駭散後日悉衆來角義士奮身戰連獲奇捷椵島將毛文龍望見歎曰今日之捷古名將不過也具奏于朝天子賜義兵將銀子牌及米一千石賊率俘將渡江毛將遣舟師

擊之義士幷力大破之奪俘數千而還事聞超拜訓
鍊副正先是義士與孝一禮亮友善俱志節相許辛
巳議內附孝一日我密入登州說諸將擣瀋中彼必
請援君募壯士而北可成功禮亮曰吾所善管貴幽
瀋將往附計定義士辦行具義州尹黃一皓密助之
夜送行霜月皚肅悲歌髮衝冠義士贈詩曰經營三
載事將欲復皇明精忠貫白日天必眷君行孝一乘
海去禮亮赴瀋義士買寶劒駿馬日登統軍亭而待
之事泄淸使與鄭命壽馳至錄與謀者授道伯掩捕
時陽坡鄭公按道密使人避之義士曰一死志也械

至京與黃一皓等被害將刑命壽喝曰後有負淸國者如此律義士大罵命壽曰如用負國者律先斬汝頭命壽入瀋中欲降禮亮竹簽刺十指罵不屈同管貴死孝一爲吳三桂幕裨神京陷上 毅宗皇帝陵痛哭七日餓死林木下三桂收瘞之至 肅宗辛酉幷褒贈義士贈兵曹叅議 正宗丙辰配享顯忠祠於是義士名益顯義士當死庶子倘福佯爲奴至京返葬於本鄉某坐原時二子尚義倘志皆十餘歲亦被收陽坡公力請於命壽得貰其死鞠於營下事定遣還之令氏安而居龍川者且數百皆其後也有名

邦衙者詣我通世好以墓道尙闕文願乞銘余曰義士之忠義精節上達人主下布人口國史載之野乘記之可昭示於天下後世豈輕重余言哉君之來請余者以余爲陽坡公孫也是不敢辭銘曰

朅朅安公旣勇且壯涒灘陸沈沸血慨慷龍城佗佗宏畧疇訪翦獗釋俘一奮萬抗皇錫銀牌號厥義將附登搞瀋巨海可舫日崔日車我倚我伇月星晦暝劒激悲唱機釁以俟旣具兕韔義塞媒殃狡謀售誑視捨若坦隶素不強叱斥市國姦譯喪臟同躋予祠三魂颯爽烈志嵬節窮宇埒嶂沒莫與令百世所仰

天日斯赫永護義壙

經山集卷十七

經山集卷十八目錄

家狀

行狀

經山集卷十八

東萊鄭元容善之

家狀

祖考大司諫贈左贊成府君家狀

府君諱啓淳字沃汝鄭氏出東萊高麗時有諱穆左僕射入本朝有諱賜直提學生諱蘭宗有文武才著茂伐吏曹判書勳封東萊君謚翼惠生諱光弼領議政謚文翼配享 中宗廟庭爲己卯士林領袖相業稱國朝第一生諱福謙江華府使以孝友循良聞生諱惟吉典文衡左議政德業文章重一世號林塘生

諱昌衍左議政確然有大節 仁祖反正初以宿德
復爲相號水竹生諱廣成判書律己以禮法中年休
退不樂榮進號濟谷生諱太和相 仁祖 孝宗
顯宗碩德宏猷爲國柱石配享 顯宗廟庭謚翼憲
號陽坡生諱載岳知敦寧府事有知慮嚴守家法士
論稱爲文翼孫生諱任先進士德器類翼憲公早卒
生一子諱錫曾贈吏曹參議旣早孤且奉知敦寧公
戒訓絕意科宦居鄉以自晦娶敦寧都正李公諱墄
允女生四子府君其仲也以 英宗己酉三月十九
日生乙酉進士丙戌除 獻陵叅奉陞中部奉事

宣陵直長壬辰丁外憂廬墓三年服闋除童蒙教官移禁府都事繕工奉事陞典牲直長 正宗丁酉闡甲科以科前資窮陞通政尋拜豐川府使爲養也入拜敦寧都正工曹參議庚子居內憂吉拜兵曹禮曹參議連拜承旨大司諫出爲青松及楚山己酉六月十二日捐館于楚山府任所壽六十一府君之始生祖母趙孺人夢有人灑掃庭除曰按察令公且至已而府君生府君天姿仁恕氣質粹美愼厚恭儉不待勉强而自幼如成人見者皆以大器期之七八歲時趙孺人偶警責府君退出風激戶有聲府君徐啓而

復闔之趙孺人問其故對曰惡戶聲如猛掩耳趙孺人驚奇之愛伯嫂得菓品必遺之而未嘗親授家人咸異之及長約婚於柳夫人夫人家有故家人以待其制闋難之府君曰柳公在時議已定今違之義不可遂待而娶知敦寧公以家世盈盛畏懼謹約戒子孫勿業科宦子孫亦謹守樸素數世不治功令府君承淹屈之餘獨自奮勵爲學自弱冠譽聞動詞塲雖老宿亦皆推讓赴科試屢屈而名益盛士林傳誦其文晩始上庠知敦寧公孫曾三十餘人科名自府君始及釋褐閉戶罕交遊一言不及時事與士友歡飲

談文史族姻多顯要者一未嘗造門時輩罕有知府君者人或以潦倒微諷府君笑曰吾豈憂潦倒者耶莅官清儉自持仁明御下守法如繩墨未嘗枉尺雖上司簿牒少不當理則一不屈意在青松巡使嘗以事委府君府君論不可巡使屢督之府君屢不可後巡使見府君盛氣曰巡使之令不得行列邑乎府君徐曰事求其可否而已若事不可則豈不累巡政乎巡使愧謝嘗年荒穀貴巡使劃付穀四千斛俾受時直而貸其剩府君笑曰是未知吾意者乃以廉價與民民之受惠者七十萬錢民歌之曰我土雖荒我穀

不荒有病而丐者令蓄之公廨料日以饋及死俾衣
衾瘞之檢死獄尤致審慎治文書求其可生曰此人
命所係一字不可不盡心杖罪者值雨及凍輒布槀
薦獲一盜府君哀矜之曰汝何爲不良民乎盜頓首
服罪自新府君曰汝悔前之爲其心良矣諭以力業
自食遂赦之盜感泣而去後爲良民所在寬愛而踈
律法慈仁而後刑威嘉奬其善而憫矜其不能故未
嘗施鞭扑而民皆感化恥犯罪科一境稱我侯如佛
如父母去後愈久而愈思之尤以興學教士爲務每
朔望齋宿謁聖廟延接儒士誨爲學修身之方諄諄

不倦士亦爭自修礪在在文體爲變若有水旱風蝗之灾齋沐虔禱輒得冥應民至今猶有傳誦者府君居家儉薄自奉性不喜華麗不以貧窶累心而一魚一果得之未敢自嘗輒與宗姪儲充籩實居官餘貲一不入家而必付宗姪或勸爲子孫計者府君笑曰貧吾分也吾名三子皆以免字此足以遺安矣宗族之貧窮者有所求隨有應之無間親疎雖於畜物之微見其生而不忍食其肉見家人畜母鷄常戒之曰生生物之理必使伏之對人常粹然和樂辭氣藹然可愛而淸介之操耿然有不可奪者雖宗族疎遠之

間一見不是處面加誨責不少假或聞朝著間交輒
之習病國之事則獨起彷徨嗟咄如家事教子姪隨
其才分至誠誘掖而每以謹守家規眷眷誨諭府君
詩文渾厚典雅不尙華飾尤長於四六自少所著述
雖多然未嘗留稿故所傳只若干篇於筆藝天才甚
高李圓嶠見而歎曰晝力人所難及子工精則當與
我俱名府君不自居藝遂不致意於書嗚呼府君姿
性之美孝友之行仁厚之德富有之學如獲究用而
施蘊則其所聲稱於世者豈有旣武而安窮守約樂
處困屯世世所稱芬華榮利泊然不置意久困公車而

晩始祿仕雖擢科第而棲遲下邑嘉言懿行止見閨門之內良政美蹟只行郡邑之間積於已而所施者約豐於賦而所命者嗇嗚呼慟哉配淑夫人文化柳氏縣監聖模女戊申五月二十四日生壬子十一月十六日卒壽六十五夫人之生母朴夫人夢天門忽開有舞猿化爲黃龍覺而驚異之是日夫人生自幼時柔和端靜不待姆訓於女工夙詣精通暇則愛玩女則閨範未嘗與婢輩下堂遊嬉柳公每拊之曰惜不爲男子以大柳門也十九歸于府君事舅姑以孝敬奉夫子以和順伯姒齒相若而敬之如姑一未嘗

跛倚其側家人竊識之至老如一舅家清貧甚菽水常難繼夫人勤勞女工以爲朝夕具一物不乞貸於人使夫子不憂飢寒而諸子安心就學鄰里不知其爲貧窶焉府君以金吾郎猝有遠行甚嚴急未暇待飯熟典器沽杯酒以進家人至今以爲惟此日一見有稱貸精於諺書女工之暇聞古人格語閨中儀範手自記錄藏箱篋者屢十卷對子姪輒舉古賢言行訓諭之雖强記者無以過焉嘗曰婦人各子其子私勝所愛吾不取也撫諸姪如已出或有疾痛不廢盥洗諸子請之輒曰吾性然也若廢盥櫛汝輩知吾疾

不可爲也嗚呼夫人之懿行哲範出於天性以至治
家之節敦族之誼逮下之恩宗黨莫不悅服久愈思
慕自結褵之初家乏瓶罍而親操井臼達夜針線夫
人之手不得一日暫閒艱難勤勞垂五十年未或一
日身安而諸子諸孫顯達榮祿皆在府君與夫人下
世之後此皆由府君與夫人積累之發垂裕之德而
諸子孫不洎之恨曷有極哉墓在廣州客山下巳坐
之原夫人從祔以孫貴追贈府君嘉善大夫吏曹參
判兼同知經筵春秋館義禁府成均館事弘文館提
學五衛都摠府副摠管　奎章閣提學　世孫左副

賓客夫人贈貞夫人三男東曉敦寧府都正贈吏曹判書東勉前府使東逸文科司書出後季父判書男元容今判書憲容今主簿出後小宗女適徐稷輔李龜遠庶女適金載大府使男始容今 園令司書男允容老容俱進士元容男基世進士基年基命女適尹周鎭憲容女適李裕元次幼男幼始容男基大允容男基陽女幼老容男基春次幼徐稷輔男長淳李龜遠男象愼次幼女適 洪善周次幼金載大四男尹周鎭二男幼

先考敦寧府都正贈領議政府君家狀

府君諱東晩字友古鄭氏系東萊入我朝有諱龜齡縣監生諱賜直提學生諱蘭宗吏曹判書東萊君諡翼惠生諱光弼領議政諡文翼配享　中宗廟庭生諱福謙府使生諱惟吉左議政生諱昌衍左議政生諱廣成判書生諱太和領議政諡翼憲配享　顯宗廟庭世有名德勳業載之國史諱載岳翼憲公第三男也蔭知敦寧有六男季曰諱任先十八司馬德器類祖翼憲公人期待甚大不幸不獲于年有一男諱錫曾贈吏曹判書有四男仲曰諱啓淳大司諫贈左贊成文行德性爲士友所重娶文化柳氏縣監聖模

女閨度哲淑式于宗黨府君以　英宗癸酉四月十
二日生母夫人臨娩夢麒麟奇形彩毛鞴珠鞍璀璨
入家中府君幼穎悟繃褓時長者偶指壁上南字後
隨問手指之幼嬉與凡兒殊婢僕攘鄰鷄烹食分饋
之府君却之曰義耶婢大驚八九歲文思已就及長
屈意舉子業各體俱精鍊屢解漢城試解泮製者再
正宗丙午上庠　純宗甲子拜　敬陵參奉丁卯陞
義盈庫奉事旋移義禁府都事換繕工監奉事辟爲
廣興倉奉事序陞直長主簿庚午除永柔縣令初除
吏兩司例可否之稱爲署經　上特命幷除異數也

癸酉陞遷載寧郡守乙亥陞爲順興府使丙子棄歸丁丑差宣惠廳郎廳拜晉州牧使戊寅又棄歸尋又差惠局郎冬因享官告病被奪告翌年蕩敘壬午以子貴推恩陞通政階拜僉知中樞府事移敦寧府都正以是年八月十一日考終壽七十贈吏曹參判十月葬于楊州馬山下午坐之原甲申十二月移葬于始興縣治十里許南面珠峰下甲坐之原貞敬夫人合祔庚寅贈吏曹判書丁酉贈左贊成辛丑贈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皆視小子階秩貤誥也配貞敬夫人龍仁李氏禮

曹判書孝簡公諱崇祜女也以　英宗癸酉九月初八日生卒于　純宗甲申十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二生二男二女男長元容左議政季憲容前牧使女長適徐稷輔次適李龜遠前縣監元容三男一女基世文科今承旨基季基命俱進士女適尹周鎭今參奉憲容出後小宗一男二女基會女適李裕元今應敎洪輔燮稷輔男長淳今直長龜遠二男二女男象愼今參奉象恂女適洪善周進士洪在正內外孫曾男女並幼府君於孝友有至性贊成公莅豐川府柳夫人患浮脹醫莫能辨證府君夢神人告之曰瀉血

府君語醫醫曰非醫經所著然意血滯投劑卽愈又厭食甚漁者捕魚前川非產也狀若松魚進之味適口因此食如常邑人咸以爲孝感己酉贊成公病于楚山官府府君獨左右扶將晝宵不離側及遭故攀擗號絶殯殮以禮哭哀色戚見者皆涕至今楚人道其時事輒云鄭孝子千里扶櫬返葬于廣州之阡阡之初占時校宮諸儒以地近爭訟府君隨泣辨對誠意懇苦校儒相與感歎曰孝子也不可爭遂止訟壬子丁母夫人憂行合祔禮雖貧乏誠敬備物每朔步往省侍手自種植今兩岡松楸之蒼鬱成林者皆府

君及仲季手栽者也晰日哭泣一未嘗以病廢制闋每日早起盥櫛謁廟時節必省墓哀哭常忌日齋居着布直領如新免喪時祭物躬飭精潔曰物之豐不如誠之厚也愛兩弟篤友季司書公幼時患瘇府君察候療治不自知疲隆寒嚴沍處夾房而堗不烟者三冬府君少無難色至老怡怡相對學業必與共食飲必與共未嘗一日間也小宗家貧府君出金買田歲供籩豆見族戚之窶乏者絕甘分少不得施不樂也官載寧時値甲戌大饑分廩米致家中囊槖累累然每計口月頒族戚相與謂曰啼豐者乃遇饑而笑

耶居永柔縣翌年冬土賊起嘉山戕長吏薄安州久安之餘列郡瓦解安城危急如一髮徵救之符檄四出軍民聞風逃散肅川例兼前營將而本倅爲運賑穀前往湖南府君時兼肅川官夜半戎服馳往招吏民諭之言辭慨慷激切聞者皆感動卒伍雲集乃編隊分哨入安州槍戈旗幟滿城中時兵使李海愚獨坐百祥樓望見肅軍之至喜曰吾無虞矣始令排列城堞使咸從府使尹郁烈開門出戰賊走入定州城安之存亡特呼吸而恃以無恐賊遂以奔潰者肅兵之力也監司鄭晩錫書考曰徵兵最先治民可知及

籌司行功賞反及肅守府君誡家人勿言初定城久
未平賊徒多締結列邑者縣內一夕民家頭尾火府
君遣校撲救校捉一總角至曰此故縱非賊黨耶宜
具報上司府君曰報當死侯得情可報仍寢如常小
子是夜侍側驚懼不能眠後總角以罪疑警釋之羣
心尤安靜縣當饑饉師旅之後民勢大窘府君蠲俸
廪省徭役一毫不以出民勞來勸相無一戸流徙又
捐錢置各坊防歛至今行之小子之就養成都也承
之任廳坊民備饌來款曰我侯之惠雖永世何可忘
也自我侯之去愛民無如我侯者盖府君之去今四

十年而民愈久愈思之者乃如此居載寧郡郡各庫舊有錢取債殖戸亡多橫徵一郡病之府君拮据措劃報巡營蕩其券監司趙鍾永以巨摸斯拔爲課考居晉州牧有漕倉捧諸邑稅米剩羨於官者錢三千餘兩府君裝船後將賦歸曰居官未久得錢而去是利之也遂散給七十二面補民役府君慈厚誠實居常無僞言飾行莅官視民如子弟聽訟剖曲直兩解之遇罪過輒以義理譬曉諄諄懇懇期自悟改不以箠楚爲懲民多感悅而遷從者官閣閴如常無杖笞聲李公晩秀之爲按使也書永录考曰如古循良不

頒鞭撻以勸課儒武爲先於載寧出俸葺校宮𠛬司
馬齋會青衿課業親自考閱諸作敎誨無倦色又設
養武契置錢貨委校掌出入以爲每歲賞藝之資嘗
誦節用愛人之句曰毫縷皆民出也用濫者其厲歟
俸非有餘儲不用也其在太倉惠廳一米不累掌吏
吏感服謹典守無犯過者久益誦之嘗曰食民之食
不能事事則對民能無愧於心乎違道干譽咈民從
欲之戒爲字牧者當作項針若要譽而施姑息之惠
其心獨不畏神明乎府君前後治行不喜赫赫之譽
而去後之思甚於莅官時與人作款曲不以邊幅對

後生勤勤以學問爲勉一言一事揔由眞實非自勉也見人浮夸之辭華侈之色若將浼焉雖一日未嘗自逸曰人生在勤衣食而怠遊者無足道也夜而無事燃燭者暴殄之類也其心過於仁厚肫肫藹藹形於色辭雖草卉虫豸之微未嘗傷害鷄豚魚蟹之屬見其生不忍食向人未嘗言人過失人或有非理之言輒笑而不校勿論疎昵對府君皆不覺其敬服和悅李太史晩秀徐太史榮輔嘗謂小子曰而翁厚德君子歟而早顯豈無自乎李相國相璜問府君病歸語家人曰言語臨終如平常非有平日力學能如是

乎宗族之哭府君者相吊曰吾門典型不可復見矣

嗚呼府君自少勤學手謄經書選誦篇章又抄秦漢

以來諸子之文每夜輪誦或曉起讀之教小子曰讀

書成誦爲養心法且老來眼昏尤好咿唔尋繹喜賦

詩屬文皆平淡暢順不尙奇高有以適情自樂而已

有集如干卷藏于家蹄弱冠聲譽動場屋間屢屈不

利晩爲　正宗所知連捷親試至承善文之隆褒又

對筵臣言之將擢用而未幾　正廟賓天於戲慟哉

老從蔭途典府牧陞緋玉然以府君之德器學術所

施者閨門之政所著者郡縣之績而已使少獲從事

于世者其功名豈少哉小子自幼受學於府君府君於小子父而兼師誘掖之督課之一字之義一句之旨未嘗不手提而口授之聞一言則使記之見一文則使倣之至四十顧撫如嬰兒讀書之暇所訓戒者皆先世之懿規古人之格言也嘗令勿執博奕曰好箇光陰不可虛擲於遊戲小子少時好看詩集戒曰不如肆力於古文看熟古人臨事决疑方可爲他日需用月露之章雖美之實用耳又曰人之不學如良田之不種追悔於無秋之後豈不殆乎小子每做一選職輒憂形於色曰何以稱之吾家世受國恩休戚

宜共但要華則宜避之凡人福分皆有定稍踰夾至
雖一食一衣華斯過矣過斯害矣嘗告赴朋舊家宴
集或不許曰無勞而食美饌得無踰分福乎福宜儲
蓄不宜濫洩有公行戒之曰厨傳方丈之饌不過療
飢而消受爲難盡且務從簡畧非曰在彼錙費實亦
在此安分小子銘佩斯訓屢於建節行部之時對盤
輒踧踖不寧多省减之時疾革時執小子手泣曰汝
年四十榮吾養吾服事吾汝奚憾吾少也貧吾親甘
旨常不足饜食於官而祿不逮此吾終身恨也吾狀
考妣言行欲乞立言之文立表石於廣阡今未遂汝

須撰次刻竪小子泣失聲又曰汝識之有三言托汝一避遠權勢一頤養精神一勿近雜人小子泣而受之遂呼寫一賦敘述平生始末又賦一律使書之婦女請見見後揮去之曰禮也朋舊請見曰人生會有此耳各自勉遂易簀嗚呼府君溫厚純實質也孝友敦睦行也勤謹慈儉性也日用事爲一出於誠臨終之言豈勉強可能哉欲養不待風樹常慟於心此府君所以沒不能忘也不肖顯達淵氷常戒於心此府君所以沒不能忘也凡人臨死有托尙不可背况小子之受吾父之托乎三條遺訓銘心鏤肺始阡齋廬

以三思名之造次顚沛必戒必愼期欲恬退榮塗息
交寡欲幸全身名庶可歸報而爵位亢盛恩渥隆深
低回顧戀尙未得决退然亦不敢貪名勇進獲犯忝
生之戒耳竊念古之賢人君子非位卿相而建功業
者亦得以垂傳於後否者其子孫之不以告人之過
也謹錄家行官政大畧以求當世之賢而有文者銘
焉以取信於來世

先妣贈貞敬夫人龍仁李氏家狀

先太夫人贈貞敬夫人李氏卽我先大夫贈領議政
東萊鄭公諱東晩配也李氏系龍仁有諱士慶大司

諫號雙谷諱後天叅議號白癡爲七世六世高祖諱世貞都事有二子長諱宜遂正郎生諱普淳佐郎次諱宜揆判官生諱普興縣監縣監公取佐郎公季子爲嗣是太夫人先考考禮曹判書孝簡公諱崇祜妣贈貞敬夫人安東金氏花川君浹女孝簡公經術才猷爲時名卿金夫人懿行哲範克備閨則有二男三女男戶曹判書謚翼獻在學府使在翼俱賢女先太夫人其季也生　英宗癸酉九月八日姿質粹美性行篤至幼嬉殊凡兒長老奇之常曰使汝男子豈不昌李門乎十七歸于先大夫後八年丁酉女子生

而殤後六年癸卯子元容生越二年乙巳女子生後
適徐穆輔翌年丙午先大夫進士後三年己酉女子
生後適李龜遠後六年乙卯子憲容生後七年壬戌
元容擢文科又二年甲子先大夫蔭補叅奉又六年
庚午先大夫令永柔縣又三年癸酉先大夫守載寧
郡先太夫人並從焉又六年己卯憲容進士元容晉
秩亞卿出宰寧邊府奉太夫人養於官又三年壬午
先大夫以子貴陞通政階夫人從奉淑夫人誥是年
八月十一日先大夫棄諸孤贈吏曹叅判夫人從授
貞夫人誥後二年甲申十月二十八日考終於內寢

先大夫初葬揚州地十二月移窆于始興南面珠峰
下甲坐之原夫人同時合祔丁酉元容陞崇品先大
夫贈左贊成夫人從贈貞敬夫人辛丑拜相職先大
夫贈領議政先太夫人初入吾門事舅姑極愛敬姑
柳夫人見容止有度無一事不稱意者無一言不稱
意者常曰家之福也宗黨曰是婦也爲婦賢相夫子
和樂僅五十年如一日使夫子忘其貧而專意於學
宗黨曰是妻也爲妻賢育子女子顯達官內外俱免
大過女有行皆令譽舅門宗黨曰是母也爲母賢兒
事吾母四十有餘年失吾母今且二十有餘年思吾

母之言行事爲竊方之古圖史所載碩媛哲姬之所表著者於吾母不能過也又思之曰吾情至其蔽私乎思吾母之言行事爲必求其不及於古碩媛哲姬之所表著者終無見也又思之曰吾情至其蔽私乎繼又思之曰吾賢吾母人其信吾言乎終又思之曰人之信吾言歟吾母不加賢也人之不信吾言歟吾何爲欺吾又欺人乎乃言曰吾母之賢於人有五此大畧也孝也勤也儉也仁也慈也何謂孝王母窶匱甚嘗自食女工炊無定時外家方顯赫太夫人未嘗見艱乏及歸怡怡然若狃於貧者見王母勞苦奉供

佽助至誠順適處外家遇一味不自嘗亟遣人致之褁餅餌魚果遺妯娌家人見外家人至皆喜王父宰豐川府曾祖母李夫人就養夫人老廢覗先太夫人扶抱服勤志悅而體安食寢若覗明者嘗歎曰賢哉婦也汝有淑行有厚德祚胤必蕃衍仍呼以千孫母季姒趙氏校理恒鎭女有懿範其母夫人嘗訓之曰汝伯姒淑女也願汝每事效之服舅姑喪哀毁出性動中於禮遇忌日御澣服滌器皿釜鬵瓶瓿簋篩之具皆精潔舂鑿烹飪皆以躬思所嗜果品雖非節須蓄備供婢使感服不敢怠遇父母忌日必有助雖老

必往哭老而只有一女兒篤愛對飧必選味分之至
疾革時猶然何謂勤旣饋治御有程式至纖悉不遺
錙銖早興頮櫛整椸架操刀尺鍼線不撤手閒惟食
頃耳食亦未暇飯爲冷者數收秋租量斗陽曝夜令
娭簸舂計口而爨猝客至立飯視太夫人鉢空也夜
紉綴諸子衣油燈至曉熒然燈滅向月治緜絮嘗曰
食而不事者不知畏天者也敗屩弊帚無遺棄物瑣
屑亦藏弆待中用臨事不示窘跲色鄰里認以有裕
先大夫宰永柔將板輿從行從祖山淸公來見曰難
矣哉益驗賢婦之治產業高於人一等矣貧士妻令

之官而無一婆索償債貸此可以風世閭閻何謂儉
性樸素自安不施膏澤不近珠翠綺紈食取充腸衣
取蔽體而已子女嫁娶資粧皆手自辦備多預蓄傍
侍猶不知也或以儉約難之輒曰世之稱善而多子
者未必是婚具華美者也在官府如處貧坐不藉簟
莞寢不設帷幔自奉之薄非勉强也先大夫好買書
或脫簪珥助之兒讀書訖帙或較藝占高等喜而具
需臯惟飯菜果麪而已姻戚家有炫服盛饌者每擧
以爲誡歲時或得外邑饋遺兒持獻之敎曰此非喜
也受施而有報乎否則勿如不受且累我淸操所得

幾何又曰汝愼勿倣嶺南伯俸廩寬厚非敗福消受
且願汝遠財寡取常守貧素規模何謂仁心德至仁
發一言惟恐害於人擧一足惟恐傷蟲蟻有以困阨
聞者惻怛不能已推衣食不吝也常不足於己而思
裕乎人每飯先家人而後已糗餈糝糕必剖分左右
未有不滿意者過諸婢有恩偶罪過不訶責輒溫諭
之後哭夫人柩前者無不失聲號絕從姪之窮居者
旅沒慘然曰其生也憐宜厚送凡附於身者皆親自
剪製手爲之胝家人請曰有勞矣何自苦曰吾豈愛
費工哉誰能精裁縫如我後再從孫之喪內亦如之

從叔嘗語家人曰捐金帛濟人婚喪尙云高義况老人躬執工不自知疲吾從嫂仁德人所難及爲文著之家訓凡愛人愛物一出誠眞煦濡含包字撫周恤之色常形於外兒於寧邊府用大杖杖聲達內先太夫人招兒諭曰吾今歸矣不忍聞汝杖人聲受者姑舍彼亦有父母妻子之愛得不恫骨乎兒曰官長何可廢杖曰棄歸斯已矣兒自是益務寬恕不用大杖西人至今誦母夫人仁德至有感涕者何謂慈母而慈子人之母皆然然豈有如吾母之於諸子哉生季女未幾王父訃音自楚山府至號咷莅喪攻且保視兒

艱楚百狀長女早寡依母母憂恤甚於疾病至沒時顧戀不置生憲兒乳道衰兒啼母坐夜獨啜泣乞乳乳之得乳一夜每云受他大恩德庶出之妹歸金氏均愛猶已出諸子之受劬勞鞠育之恩未嘗一刻間也兒綳褁至成長愛之已甚六歲患痘十一歲遘癘濱死而甦者母夫人終始視護之勤也聞一事利於兒者必行之聞一事害於兒者必去之晝宵所心祈默禱者兒壽而貴也一息頃不弛此念嘗暑節坐溷厠見糞蛆語於心曰使兒壽且貴吾咀此不避嗚呼吾母之赤衷血誠感通神明以兒庸愚脆弱忝三公

過六秩其來有自矣兒十九發解榜聲至母夫人撫背而泣自寧邊歸覲於曠朔之餘母夫人出軒執手而泣慈之至者情之所觸發類是歟記兒四五歲時母夫人往外家留轎婢聖梅視之兒夜覺思母哭聞梅聲或止之數日母夫人歸葬見大聲哭而投諸懷其哭誠何由哉情之莫之知而直流出者也昔也不見母數日則哭今也不見母已二十年餘而常飮食談笑自若也其長而昏蔽頑忍泯其天植之性者至此甚耶母夫人病時語曰吾恨未見憲兒入仕也又曰汝視徐室女猶吾生時又曰人言死者有知他日

骨肉聚見如人世乎嗚呼每思此言輒心痛而泣爲之下吾母之慈而何忍捨諸子去乎今憲兒官府牧徐室女過甲歲有子從宦吾母有知乎此恨此慟其將終天而已乎摭拾所記思者萬一以識兒欲報罔極之思以告後世子孫知所取法焉

行狀

外舅禮曹判書金公行狀

禮曹判書弘文館提學金公諱啓洛字景淳江陵人系出新羅溟州郡王周元麗朝太傅文貞公上琦侍中文成公仁存平章事永錫三世大顯至工曹判書

鍾始入我朝歷逸持平揚南四傳禮曹判書肅簡公
添慶佐　宣廟爲名卿寔公七代祖也六代祖諱善
餘累官翰苑湖堂五代祖諱得元高祖諱弘柱皆蔭
補奉事俱贈議政府領議政曾祖諱始炯兵曹判書
以忠藎才猷事　英宗祖諱倘遇繕工監副正贈議
政府左贊成考諱華鎭判中樞府事兼吏曹判書判
樞公以叅判公諱尚迪子出繼伯父贊成公叅判公
早有聞望以均稅使捐舘海西　英宗嘗以未及究
用臨朝屢歎妣東萊鄭氏贈貞敬夫人大司諫履儉
女左議政昌衍后孫公以　英宗癸酉正月十三日

生姿貌清秀聰明穎悟纔學語已能學字八歲適往
遊文會之席問曰汝能詩乎曰能呼韻使之賦應聲
曰炎天正漠漠烟色又黃昏及長治功令騈儷文名
振庠序間弱冠以泮試被抄人入侍　上曰汝是故
耆耉臣金始炯曾孫故叅判金尙迪孫今嶺伯之子
也見其四代此誠異事雖見其孫其曾祖與祖何可
復見予心愴然宜表予思兩代之意命銓曹調用除
蔄寧殿叅奉公一肅卽呈遞發解庠製中癸巳進士
上召見曰昨年思其祖特命調用今登司馬尤可貴
賜紙筆墨　正宗癸卯文科以甲科第二人例付典

牲署直長唱名日賜樂以寵之特命陞六品除兵曹佐郞被講製抄啓選初　上聞公文名而猶未之信及覽公作大加褒賞後因講說錯對例當罰　上曰文華自是優長此足爲寬假令勿問以製試居魁賜廐馬至臘月計試畫爲首命陞敍又賜文豹公進箋謝之講試又居魁賜書其後以計畫狀元課試狀元親試連三次狀元賞錫馬者再文豹者再準職之賞者又再甲辰公至親處邇密者方不安於朝一門遂爲世所齮齕臺通館錄並見枳　上臨筵敎曰因一人而廢全門可乎何故待此人如是仍敎曰才華地

望何官不做特除弘文館副校理自是屢拜校理修
撰副修撰拜侍講院司書議政府檢詳東學西學教
授以館職叅洪相鳳漢議謚之坐遭臺言引入罷旋
敍乙巳差問事郎廳洪忠道京試官丙午除司憲府
持平時江村四百戶延燒　上曰昔河內火漢武使
汲黯持節往視之仍除公校理差慰諭御史召見諭
送之公馳往分民內下錢米材木宣布恩綸又募富
民捐材佽助民得以奠居　上覽啓褒之仍令周詢
八江民瘼以聞公請蠲差役徵錢之弊防貿穀勒賣
之令定魚船收稅之規又請灾戶坐田減官稅一年

上幷許之戊申以館職忝朝講講大學經一章公曰修身二字八條之樞紐格致誠正乃修身之工夫齊治平乃修身之功效思傳與大學表裏而九經章先言修身尙書爲大學宗祖而皐陶謨首陳愼厥身修盖修身誠爲學之要訣　上嘉之差全羅道京試官辛亥差慶尙道掌試都事　上召見諭以嶺南水灾後頹戶慰諭之意又令察瘼回奏公以晉州尙州居昌羅樊陳矯捄之策　上詢廟堂施之前後三掌外試鑑別公明士論蔚然稱之以舊抄啓親試連三次居首特授楚山府使例陞通政階公慈惠爲政凡事

一以便民爲先自奉甚薄不以一物累焉時耳溪洪
太史按道書考曰官供草具民無菜色至今民誦而
思之癸丑特除承政院同副承旨自是銀臺諸旨殆
無虛月長處邇列屢被眷褒拜兵曹叅議甲寅命奉
本宮新定儀式往咸興以判樞公時按道伯特榮其
行以寵之也乙卯請由命差假承旨奉審咸興永興
兩　本宮召見送之丙辰拜刑曹叅議以承旨命校
正諸經書夜召宣饌御製詩使賡之己未陞嘉善階
相臣請擢也拜刑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都摠府
副摠管除成川府使爲養也庚申　正宗昇遐　純

宗御極除司諫院大司諫辛酉除漢城府左尹差特
進官承文院提調實錄廳堂上兼同知春秋館事癸
亥拜工曹叅判爲忠淸監司未赴而丁判樞公憂乙
丑服除拜同中樞丙寅兼同知經筵事晝講論語雍
也章公以簡字推演曰古者上下所勉戒者必曰簡
而無傲簡而廉卽以敬矯簡之意也人君端本之治
亦宜以乾坤易簡之意體行丁卯用揆奏擢授資憲
階拜知敦寧府事漢城府判尹工曹判書兼知義禁
都摠管活人署提調　上御後苑命摠府騎堂試射
受虎皮弓箭之賜已已拜刑曹判書兼知春秋知經

筵辛未 上御魚水堂宣醞摠府堂上命畢付公都
摠管入叅公進謝箋壬申拜禮曹判書兼掌樂院社
稷署提調移拜議政府右叅贊兼藝文館提學分內
局提調拜司憲府大司憲癸酉 王大妃殿寶齡周
甲行賀禮推恩六十一歲人公與加正憲階兼弘文
館提學乙亥正月十七日考終于正寢壽六十三葬
于長湍六臺巖酉坐之原從先兆也配楊州趙氏判
官台鉉女漢原府院君昌遠七世孫贈封貞夫人孝
順柔靜閨度爲夫黨所稱後配綾城具氏絢女上黨
韓氏雨商女趙夫人六女適士人崔光憲徐慶輔令

判中樞府事鄭元容士人鄭倫始今副提學趙徵年
今縣監李敎俊韓夫人一男一女男學懋女適士人
李喬榮學懋一女幼無嗣而歿取族弟學念子秉魯
爲嗣公姿禀秀異儀標出羣昂然如文鸞之停峙晶
然若氷壺之瑩澈勵操介潔財物不取於人守分恬
靜爵祿不入於心生長于鍾鼎車駟之門而身不近
芬華玩好之物涉歷乎得失利害之途而心不萌機
數揣摩之念凡百外事泊然無慕好自少所癖嗜者
惟書卷耳劬經繙史下逮百家油燈對床兀兀窮年
凡有疑忘考据不得不措雖夜必照燭抽架窮搜乃

已否則眠不甘也爲文苦思屢易稿詞理精切體裁俱嚴典雅有則確然自信見者亦不敢論評隻字然亦無誇矜彰揚之色雖初學後生猶不恥叩問尤工於四六每出一篇爲人所傳誦藝林摛藻之家皆以謂莫能及焉自被講製之選　上待以文學之臣凡詞賦詩律表箋頌銘詔誥策文各體多刻燭叉手之作而雲發泉湧馳驟不窘每爲　上嘉賞嘗御筆賜之曰鏗然有玉珮瓊琚之聲又御筆評之曰視近輩不啻鷄羣之鶴嘗在禁直　上命賦眉州遠景樓上梁文公立就以進　上喜曰久抛之餘猶如此命示

大臣閣臣齊聲贊之曰筆勢圓暢眞是詞苑老手公以儒術結主知不藉蟠容平步文苑黼繪管絃贊裨聲明古所謂文藝事上翰墨致身者亦爲士者之榮也豈可曰不遇哉古人以一文一詩之名達九重猶爲終身榮而傳美後世况如公者乎在西邑時耳溪洪公修箕城之武烈祠受六偉之文於公嘗歎曰此子當主盟詞壇老夫亦讓一頭其見重先輩亦如此書藝又才而工牘札爲時所愛重公通籍於門戶極盈盛之後未數年而駭浪近接寢夢頻驚孤危畏約褰裳要津停玉署之望則特令甄注降銀省之點則

繼以賜對每車駕陪衛書籍校對公未嘗不與而居寵若驚愈益謙謹罕出寡與與世日疎時望所屬雖滚到九卿而所陳力者惟貢舉之院詞訟之衙耳藻識明而關節不行裁決公而情僞莫遁人或以此多之然此何足輕重公哉世皆知公之有文章而不知公有政事才然未試於政其亦何從而著見哉中年以後病聽瑩又嗇于壽知公者咸惜其未究而公則獨超名利之外廉簡貞固一毫不苟平生無歎羡富貴意甘寂寞恥沽衒磷緇不入全而歸之詩曰豈弟君子又曰不忮不求公實有焉公篤於人倫事親孝

順志無違行以早歲失恃爲慟每當忌日號泣如喪之初與伯氏朝夕對坐湛樂和悅及病檢藥輒涕見者感動接人樂易慈諒雖微賤者對之如舊見窮急者憫惻之色著於容馨儲以施御家穆然有禮度嚴內外之分謹出入之節閨門常靜閴安於儉薄一不言營產事處之怡如也元容遊公門二十年見頹垣不葺庭草蕪翳公正冠坐明窓下或披卷或作字澹無一事蕭然如入定高禪隱淪著林下處士對之使人可釋吝而消鄙談論揚扢其言炳然可聽時以古賢格語授之曰士不畜前言往行無以臨官處事元

容不敢忘然至老益荒嬉負公言多矣昔薛簡肅有
一子五女而女一歐陽脩也歐公狀其行而簡肅之
名益重元容無文以狀公然公之名豈待余言而傳
哉竊嘗聞公之故舊之相與語者一辭稱公曰清愼
博雅之士大夫也謹具歷官事言以備載筆者擇焉

左議政李公存秀行狀

本朝簪纓之閥延安之李以文章名德世其家而近
故左議政諱存秀代序尤顯著公字性老自號金石
唐中郞將諱茂之後入我朝樗軒文康公諱石亨爲
名臣四傳而爲左議政文忠公諱廷龜世稱月沙先

生以文衡撰戊戌辨誣奏天下誦其文生諱明漢吏
曹判書大提學謚文靖號白洲文忠公有二男八孫
皆有文集行于世文靖公第二子諱嘉相文科贈吏
曹判書號氷軒　仁祖丙子之亂沒於沁都以孝旌
其閭無嗣取伯氏禮曹判書大提學文肅公諱一相
號靑湖之第二子諱重朝爲嗣贈左贊成寔公高祖
也贊成公有篤行痛父沁都事廢擧終老自號白雲
居士又無育以本生伯氏司僕寺僉正諱成朝第二
子子之諱舟臣郡守生諱天輔領議政謚文簡號晉
菴愼肅貞亮受知　元陵以首輔當國家危疑之際

多言人所難言者　正宗每稱之曰文簡爲國忠誠
予豈忍忘文簡公只有三女子以族弟郡守諱國輔
之子後焉諱文源吏曹判書贈領議政諡翼憲樸質
公直確有莫奪之守　正宗每稱之曰未嘗屈志隨
俗配貞敬夫人青松沈氏吏曹判書鏞之女也有子
五人公其第三也公以　英宗壬辰六月五日生雋
秀有英氣自遊嬉時動作見識殊凡見長者一見器
之曰必遠大者也　正宗常命翼憲率諸子入對公
方髫髮亦叅侍　上呼小字而撫愛之特異蓋他日
大用已契於　聖鑑也庚戌　元子誕降設恩科公

上庠 上召新榜人面試御考公所製居魁親書券
背曰文勝卿筆勝卿貌勝卿步履勝卿軀幹勝卿卿
所謂諸子中合於內閣待教者指此人耶北伯領此
時翼憲公方旬宣北營命公奉御書騎騶率樂往咸
興道路長吏備儀迎送翼憲公亦於路左俯伏祗受
誠曠古之榮輝也甲寅春通殿講賜第 上謂近臣
曰此是故領相文簡公之孫文簡事 英考號謂良
相至熙政奏劄尤難矣於予有恩今其孫登科爲朝
廷深喜得人也及唱名致侑文簡公祠板召見翼憲
公辭教隆摯仍命先付注望叅翰林圈當召試時翼

憲公方任守禦使　上又召見曰卿于唱第念及先
卿尤庸曠感御樂導前亦出於賁飾之擧昨日旣忝
翰圈今日又當爲待教矣館閣之一時並叨得無太
過乎卿若欲不爲方令勿赴翰試對曰臣家恩榮已
是罕有之事一日內兼叨館閣則戒懼之心當如何
今此聖教實出玉成矣　上曰守使之奏戒滿而惜
福誠得之矣命公勿赴翰試使陞殿命入　奎章閣
待教望落點於公仍拜弘文館正字兼校書館正字
顧貿憲公曰卿于今爲閣臣卿當一邊悚惕一邊欣
喜摠戎使鄭民始曰唱第三日之內以金鐵兩牌前

導於戴花之遊設閣以來所未有之事　上曰祖孫之幷拜弘文正字壯矣又教曰今番抄啓卿子以經學爲之修已治人之方不外乎經傳我朝名宰相皆莫不本之於經學矣鄭民始曰聖教出於作成他日受用將不可勝言　上曰守使先卿通明殿所奏不可但以樹立言今其孫如此報應之理誠如執契矣明日敎曰念舊一念亦及此等處內閣待教之首先點下此家之人於此榻三日之內者意有在焉豈足謂厚報故大臣乎況館卿卽乃祖所歷也閣職有牙牌花押雖不敢違牌以私義難安肅拜後出去云宜

令先入乃祖之番次正字牌招入直玉堂公感惶就
職 上敎以旣上直矣仍以職務相妨特遞館職公
以聖眷之逈出常格益加兢惕上疏辭閣啣又請五
六年長暇 上賜批曰寵渥之若偏爾家爾家有文
簡也示意而已豈云博償公在閣職時書入問安啓
辭 上曰筆畫卽心畫觀其畫當知其人初看爾筆
畫爛漫天眞可卜將來悠久可喜可喜又於抄啓時
經義條對及考講多蒙賞賜翼憲公請榮掃先塋
上召見曰安山則於卿可謂錦衣還鄕徐俊輔亦與
偕往文簡公內外孫一時戴花榮掃誠甚稀貴凡文

簡公之婿三人皆爲正卿二則崇品此亦稀異矣仍
命該道備給澆奠床亦異數也秋七月 上展謁
景慕宮翼憲公方任 本宮提擧時疾甚喟嘆曰吾
欲一謁吾君而死力疾擔入 上呼公使之扶掖以
前 上憫然勞問又詢其私對曰臣奚憾臣子年淺
蔑學榮進蹤濫常惴恐不寧矣是月丁外憂丙辰制
闋差檢校待敎尋拜待敎 上常親加課訓不令下
閣直每連數月持被己未春 上幸 章陵文簡公
墓在近駐輦撰祭文命公往侑夏選藝文館檢閱承
命巡看始興安山二邑農形爲公之榮耀於桑梓里

也嘗於考講時　上使他閣臣就大學序拈句質問

公問明明德卽大學開卷第一義一部中亦無仁義

禮智四字序文何不曰莫不與之以明德而乃以仁

義禮智之性爲說公對曰序文之不曰明德而曰性

者盖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性者天之所以賦於

人者也然則曰性曰德不出乎一理而已問聰明睿

智仁義禮智智字同異之義公對曰仁義禮智之智

屬性聰明睿智之智屬質上智字乃天之賦與者也

下智字卽知之周遍者也問本然之性氣質之性同

異之義公對曰性者仁義禮智四字也在於天爲本

然之性賦於人爲氣質之性就其本源上言曰本然之性就其禀賦後言曰氣質之性豈有本然之性外又有氣質之性耶問理氣先後之殊公對曰氣出於天性亦命於天性是底理氣則屬於形此是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者也性與氣之禀賦於人豈有先後之別耶問仁義禮智何不言信公對曰仁義禮智之實處是信如五行之土分旺於四季也問規模卽三綱領節目卽八條目何有內外之分公對曰規如器之圓節如竹之節以大包小故外極而內盡也凡經傳之微奧辭旨隨問不窘應對如訖者

如此嘗因親試故寔公書進曰漢宣帝曰民安其田
里者以政平訟理也二千石有治理效贈秩賜爵官
久其位如崔亮之停解法卽薛淑所謂執簿吏也今
聖上以安民厚生爲先每飭銓臣擇守宰弊縣不能
自達則特遣侍從大郡每屬文官則交差蔭仕外任
辭陛必召見考言然而吏少循良民多仳離者何也
盖人拙訥者臨事能通敏給者裁務或錯外詳密而
內輕遽外迂濶而內綜核　殿下於用人之際不免
擧外而遺內此則哲之明有所未及也監司者守令
之綱久處邇列筵奏則輒曰毛髮皆恩章牘則輒曰

夷險向前至於生民休戚視若恫癏臣所欲垂而痛戒者故乃敢極言之又曰臣讀柳宗元種樹郭槖駝傳歎曰鑒於此可知其爲政伏覩 聖上一念憂勤遣繡衣訪問疾苦使守宰陳弊瘼及其對揚設施未見絲毫之效適增繁擾之弊安知無具飡饔勞吏之歎乎切切然勞聖慮者便作文具之歸願 聖明無事乎施措之末惟得賢與共焉又曰我國崇儒重道而分朋角立可謂春秋無義戰也伐異者得清名於其黨自守者爲擯棄於兩間如是而國事安能做世道何時靖乎黨字從尚從黑本非美稱書曰無黨無

偏王道平平如欲致王道之純非無黨不可得也然俗習已痼非刑賞所可變惟明正學導一世焉又曰大學論平天下之道致意於財之一字財者出於民而取之無節則民必困窮用如不足則財利之說興聚歛之臣進漢而桑弘羊列肆之擧宋而王安石青苗之法是也今　聖上雖克勤儉而地部用度每窘經費若絀則雖無橫歛之名而其實則皆出於民府庫旣空則雖非貪汚之吏而其獘也誅求於民爲今日計莫若汰不急之費除無益之用以爲裕國紓民之道　上善其言而嘉之又論錢幣曰　孝廟乙未

始行錢使常平倉鑄成文曰常平昔太公立九府圜法以錢代貝而曰泉曰布者取其流行宣布之意也乙未後百五十年之間所鑄者屢千萬而公私俱竭豪家富藏貧戶乏囊如是而何以權輕重而壹貧富乎臣以爲今所鑄錢以　聖上元年丁酉字鑄之前鑄者禁不得用並爲新鑄則銅錫不貴貧窮亦可以得錢無漢家均田之名而有昔先王制產之效矣又論戰船曰古者兵農相寓井田之制本爲農也屯田之法亦寓農焉我國濱海古設戰船一船之造過累百金長繫海邊任其朽敗以其陰雨之備隨朽隨造

封山之木豈不童濯乎年前聖旨欲以漕船通用廟
堂問便否於帥臣以船制之各異爲裝載之難便未
果行然臣見　光廟朝漕船上來時有望遠亭水操
事有以悟漕船之通而聖籌之符　聖祖之智矣今
謂戰船有三層樓板上以備瞭望中以爲休息下以
藏器械不可以載穀云而此亦不待巧匠一舉手可
撤撤而爲漕船設而爲戰船何必局於一定不可使
無用爲有用哉兩議雖未得行而識者頗韙之一日
召諸閣臣賜饌公秉筆伏楹外時天寒夜皷已深
上手調羹一器呼公使啜盡曰翰林能不寒乎庚申

春 世子冊禮成兼侍講院說書六月 正宗昇遐
兼實錄記事官曝史于奉化史庫 純宗辛酉陞拜
弘文館修撰應敎司諫院獻納兼實錄郎廳別兼春
秋文臣宣傳官出爲江東縣監乞養也爲政廉明捐
官廪罷關征鄰邑亦頌之壬戌入拜議政府檢詳陞
舍人轉宗簿寺正拜 奎章閣直閣兼校書館校理
東學敎授陞通政階以 正宗祔 廟時大祝也拜
承政院同副承旨禮曹參議癸亥出爲黃海監司時
海西旱灾孔甚延白兩邑偏酷民情遑急公至則歎
曰命近止矣不爲之力曷生焉驛奏兩邑狀仍請米

布銅錢出於民而納上司者悉許停免省内民隱察
緩急或奏或立變民大悅而不以灾爲患甲子冬有
臺官疏斥公語皆搆誣盖時之不悅公者嗾之也公
陳疏辨明仍乞解任獲準奉太夫人歸到延安地遭
艱丙寅制闋拜兵曹叅知陞叅議丁卯除吏曹戶曹
叅議右副左副承旨並不膺公自遭人言以後無意
進取屛居廣州築室以將老至是下吏切責始勉强
就職戊辰連拜吏兵曹叅議及承旨己巳拜副提學
行館錄左相金載瓚筵擢授嘉善階拜工曹叅判同
知中樞府事漢城府右尹兼同知義禁府事春秋館

事都摠府副摠管司譯院提調庚午拜　奎章閣直
提學同知經筵事都承旨除全羅監司公引海伯還
時情私不欲就藩任控章苦辭言辭悲切至三而
上察其情難奪始許之拜吏曹參判兼承文院提調
內贍寺氷庫提調差備邊司堂上辛未遷拜吏曹參
判漢城左尹都承旨壬申除京畿監司畿甸列邑糴
簿紊而虛者且半公鉤覈爬櫛條分釐整聞于朝而
行之積痼之弊始祛而民得以蘇又劃錢萬餘貿穀
峙備防獘而備患甲戌春秩滿廟堂請限麥成加任
嶠南歉且旱憂虞孔棘朝議揀方伯委畀公遷膺是

命用　正宗御製合祔　列聖御製校印勞進嘉義
公驅車上嶺營全省大饑民將盡劉而朝夕盻盻然
惟望公以爲活公慨然曰朝家以民生委於臣且先
君之遺愛尚在民余若不盡心殫誠於家國罪也於
是晝忘飧夜廢睡意籌心度無微不周聞廟堂以關
北關東穀七萬石劃補賑資公乃狀奏曰本道穀大
無而將分糶矣將設賑矣七萬穀無異車薪勺水請
兩西穀限十五萬石劃送船隻格粮亦自該道備送
道內龍宮醴泉咸昌等邑船路之所不通今春本道
穀之移轉湖西者爲四千石今以丹陽黃磵等山邑

所出各穀準米請劃移廟堂難之曰今於兩西括列邑已竭之粟疲列郡未蘇之民移山轉野水陸俱騷則兩道民勢必先蹶於嶺南乃以關西穀一萬石海西穀一萬石區劃又以本道禁御兩營停番資保錢六萬兩屬之量宜作穀公又奏曰六十二邑大賑得穀三十餘萬包然後庶可排補本道各名穀十六萬石及進上停捧價米請劃付停番錢捧限之稍緩者過半請先以結錢漁鹽船稅中取用 上特從之乙亥春上疏陳民勢艱窘之狀請漕邑大同絕半待秋收納綿布邑之錢木叅純錢稅木折半代納 上賜

批特許施嶺南甲戌之慘歉與湖南己巳並稱荐荒之餘公私板蕩生靈之嗷嗷汲汲若不保時日而公忘己悉心毫察縷析減稅蠲賦輕徭薄歛苟圖一分利益傾廩不惜面飭守宰指授方畧巡繼无闕賙救有緒竟使一道幾萬蒼生免溝壑而奠袵席乙亥秋大熟瘡痍者皆起呻囈者互歌相賀曰是誰之德也相與建祠以享之丙子春又疏請縣布邑大同依壬子例特許純錢田稅折半代錢廟堂減數許之及箇盈廟堂請加任一年爲從南民借寇之願也公屢辭不獲漕倉弊難支公捐財矯捄之至冬又疏懇力辭

丁丑遽拜知中亞銓兼兎署提調差宣惠廳提調本廳管金穀縣布一年出入之數甚煩文簿錯果爲官者多不省漫署而已吏胥從中漫漶虧隱者滋多公燭察大警責執役者咸震慴不敢更爲非又於郞官新差時輒換各道所掌亦爲防弊也庫藏無濫謬而須貢輒便於民民久而思之請劃給本廳及各司穀四萬石於湖西取耗備儲置穀需用之代飭海西關東詳定冒減之弊申明漕船改造之限定湖南雲峰長水貢布代錢之規凡所裕用牽補之方靡有遺檢京外稱便戊寅右相南公轍擢公賚憲以知中仍兼

之又察備局有司之任拜議政府右叅贊刑曹判書
漢城府判尹兼左副賓客知經筵知義禁都摠管己
卯拜大司憲吏曹判書兼宗簿寺提調庚辰拜工曹
判書辛巳拜禮曹判書戶曹判書兼禮賓提調同成
均內醫院提調知春秋加階正憲以　孝懿王后魂
殿都監提調勞也壬午拜知敦寧兼　宗廟提調右
賓客癸未兼　景慕宮提調藝文館提學以　綏嬪
魂宮都監提調及誌文書寫官加崇政兼判義禁拜
兵曹判書甲申連拜秋判及判尹等職乙酉爲禮曹
判書廟剡爲咸鏡監司北民近益凋瘵無以聊生病

源摠由於糶糴之不均公以爲苟欲着紓急解懸之謨則舍糴政而他求者便其遺本而治末也乃講五條通變之策論列以請其一南關穀本小無以應一年公下鳩合各穀都屬營賑取耗準一年應放之數有餘則添錄元穀北關六鎭之盡分穀並爲半分其耗條之見縮於公下者就他穀升錄條中取用其一南北穀簿各定都會而磨勘如或推移互換者南關則南關邑中互換六鎭三甲則與六鎭三甲推移若値移轉時則衙門穀名無敢擅自互換其一南關所在久置穀名色更勿換入於六鎭諸邑其一凡京外

作錢關北則米一斛以錢二兩爲準其一三甲兩邑
多糴爲弊以半分爲式作錢則依北關例許捧二兩
廟議以公言爲是　上許之自此南穀有餘北穀不
增南北之界限截嚴分留之典式申明貪吏無以多
取遐氓得以紓力公又曰北關民之急於焚溺郎戶
還之多也若不減元摠則民何以支保又狀請鍾城
等三邑糴米三萬石以時價發賣移送南關茂山逋
穀舊有排年捧錢之令邑不行錢錢從何出戶無指
徵徵何由排請並爲蠲停又以北還年例作錢之弊
諭報籌司又以營賑耗之每年劃送元會不無攙挪

之獘請取營賑五萬餘石永作元會俾杜換移之徑
公之前後啓奏不憚煩複其苦心所在勤勤於淸弊
源而慮長遠爲上下所孚信故所言雖踰常格輒蒙
準施又罷北關三剩穀之謬例即所謂捧剩分剩反
剩而捧還分還反庫聘謂有剩而取之者也又裁減
糧餉庫商船收稅之過濫者又禁海戶魚物之無價
納官者以北之許多積久之弊得以次第矯釐功利
之及民者不可殫述丁亥入爲度支長兼左賓客弘
文館提學長興庫提調𠎝賓對白於　上曰北關三
剩穀久爲北民切骨之瘼此專由於守令之不畏法

也初藉廪捧之素薄漸致科外之濫斂故相臣閔鼎重按藩時為救此弊每邑以軍官五奴馬各五料資放戶曹穀入下又以軍資穀九分耗盡付本官以忠信重祿之意防式外厲民之習近來復售此謬一邑橫斂或近萬石請自廟堂嚴禁以三剩有無每年修啓犯者施以贓律又請申嚴北關作錢之禁又言穀簿多名紊亂滋繁穀有全耗半耗十分一陞耗者分三條各各合錄以塞亂階　上並可之時　王世子代理適因京兆有事特除漢城判尹事已還任戶判閏五月擢拜議政府右議政兼承文院都提調內醫

都提調　王世子遣官諭曰上自朝廷下至閭巷皆

曰國之相得矣輿望所屬非卿莫可卿於　先朝知

遇已深曁我　大朝委任且重外內之職茂績已著

威望足以鎭頹俗誠忠足以贊王室予之所期望於

卿者豈不重且大歟公書辭　世子又諭曰卿之德

望朝野仰之若山斗紀綱之解弛將賴卿復振民命

之倒懸庶賴卿獲安人心世道莫非賴之於卿又諭

曰予之結契知心已在卿爲賓客時卿之知予心亦

已多年上下相孚之道貴在知心公惶感出肅以北

漢軍餉米乞爲籔畿邑請半輸京倉半捧該邑以外

道汝逋時徵族之爲虐民請親父子外雖兄弟勿侵
有奏輒以學問爲本常叅時進曰 元孫宮輔導莫
如立敎立敎莫如修身慈愛懇至欲觀其智慮之漸
長則試之以誑誘喜悅深切欲見其嬉笑之供悅則
加之以戲謔 邸下發一言必曰 元孫所效行一
事必曰 元孫所覩所示必無誑所言必無戲則智
慮日長之後以聲爲律以身爲度不喩而必自知矣
古之文王生有聖德以有胎敎也況今日 元孫敎
誨豈可泛忽乎學不講論德難成就 邸下睿學未
臻光明一日一講不行已久 邸下上奉 祖宗之

付托下爲生靈之依望國之治忽民之苦樂在於
睿德之成就燕間之中設或看書非經傳則無益於
治國朱子曰勿看雜書恐分精力惟　邸下懋哉
世子曰所奏出於忠愛當加體念又奏曰書經曰臣
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上助君德下保百姓卽人臣之
責也朱子曰生民休戚係於守令守令賢否係於方
伯盖許多守令實難一一擇差雖擇差之後見其爲
政大違所期此專由於勸懲不明也先嚴考課之政
然後當有勸懲之效矣　世子嘉納之又奏曰前以
族徵事嚴飭諸道矣近聞不用一切之法擅自濶狹

臣誠慨然此非臣言先正臣李珥陳疏　宣廟痛言
此禁之當嚴此弊不革則民盡散而國何依乎如有
違法者則勿饒殿寅凡公私逋債收捧於保主薦主
著爲成式揭板遵行　世子可之令下之日遠近民
皆相賀至有鏤石頌惠者戊子春尋單力辭遞拜判
中樞府事己丑春退居鷺湖僑舍嘗言曰聖人作經
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
全體而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不讀則何以知修
身治國之事乎遂裒成一書上輯易詩書三禮之文
以及乎庸學語孟孝經之章句下綴性理大全濂洛

諸賢之說與大學眞行丘補宋名臣言行之錄採其切要之語彙分類聚又採本朝先賢之言以附焉又於宋人自警本編精抄其格言至論付之編末名之曰廣補自警編其於治己師古之方大有裨益夏重拜議政府左議政　世子恩諭甚勤至諭以望卿造公非徒予意切急廷議巷論莫不大同卿若持難於去就予亦豈無迎來之道乎仍遣亞卿宣召公乃陳書曰　邸下必欲置臣於見任者使之奉令承意耶使之匡弼彌綸耶大臣之職雖無不統而惟格君爲最高宗之命傅說曰朝夕納誨傅說之復于高宗曰

后從諫則聖臣竊有復於　邸下念終始典于學傅說之言也今　邸下果能日親方冊潛心聖訓無停廢之歎乎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伊尹之謨也今　邸下果能樂聞讜言從諫弗咈雖或忤旨而不以爲罪乎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伯益之告大舜也今　邸下果能夙夜憂勤屛絕細娛不累於紛華波蕩之中乎不作無益不寶遠物召公之戒成王也今　邸下果能盡罷不急之工役無求殊方之玩好以昭儉德而裕民國乎任官惟賢其難其愼咸有一德之訓也今　邸下果能愼惜名器付之公議不啓僥倖之門

乎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文王之聖德而周公之陳於無逸也今　邸下果能未明求衣宵旰圖治不以燕安或妨於勤民之政乎親賢士大夫之時多接宦官宮妾之時少程叔子之進言也今　邸下果能博延賢俊頻加咨訪不間以褻御之賤乎攜僕奄尹各供其職無一人敢招權恃寵以紊朝政朱夫子之封事也今　邸下果能使掖庭趨走之類兢兢畏法無敢干科不示以假貸姑息之私乎此皆在　邸下方寸之間一轉移之頃耳大本旣正百度自舉則如臣不肖亦庶幾藉手對揚臣言不概於睿心則又

將奚取於臣 世子虛心答之曰多少勉戒忠愛溢
表近日章牘之所罕見銘佩固無論予豈不萬萬知
感惟望隨事盡言世稱爲陳勉八條書公出膺及登
對以勸學修德懇懇爲奏時 世子因一廷臣之被
彈至下二字驚悚之教公進言曰七情之中惟怒難
制苟有犯顔直諫牽裾斷鞅眞箇劄着於膚躬則當
以人臣不敢聞之教勤加而箝制之乎 邸下不於
學問上用工故辭教間有此失言矣 世子動色曰
當還收矣又言北關被灾邑守當擇送而如不勤者
北梱直爲論勘宜矣又論包蔘濟越之謬請依通編

定制搜檢江郊魚船各有船主放賣望華亭居民等
憑藉宮屬圖署爲都賈諸船主皆失利貢人無以進
排公察其狀罷都賈者江民至今賴之九月公沉病
上屢遣醫持藥視之又使掖屬連問 世子遣宮官
賫藥問疾十月十四日考終于正寢壽五十八訃聞
上震悼輟朝時庭試臨期亦令退行下隱卒之教曰
此大臣夙負重望年未衰老朝家倚毗也專而未盡
展用國事寧欲無言成服日遣承旨致祭祿俸限三
年輸送嗣子待闋服調用又特賜東園副板一部
世子令教曰國事無異中流失楫且其嚴憚鎭壓之

量忠質勁確之風未可多得失此輔相爲之悼惜成
服日遣宮官致祭別加賻賵　上爲之侑文曰聖訓
剛毅我卿以之翼翼嚴廊係國安危尙德以質律己
也儉所貴者器鍾呂斯儼自任其重元龜于國正笏
垂紳凝然矜式　世子侑文曰惟卿世篤寔有淵源
華胄袁楊模楷申溫威於不怒大車之哼山藿有衛
國著斯存肹予小子尤賴師尊終始典學懇懇其言
哀榮之典備矣十二月葬于水原梅安里坐亥之原
配貞敬夫人潘南朴氏縣監弘壽女一男一女男魯
愚女適金英淳判書庶出一男三女男慶愚今學官

女長適安季良前縣監次適金炳阮今主簿次適鄭澤善彛愚夭而無嗣貞敬夫人上言以族姪承旨時愚子五翼爲後　東朝判批曰待其長年調用以示朝家念舊庇後之意五翼今叅奉英淳繼子延根今教官公脩幹而秀標眉目淸瑩風度峻整律已儉以樸燭理晣以該處事核以確人以爲其識可及而才猷不可及也其才可及而智慮不可及也性篤孝友自幼少不離翼憲公側左右服勤洞屬承奉以至遠近書疏無不代勞及居憂哀毁踰常制自海營奉大夫人還次延安侍疾殫誠救護至割指進血及喪痛

哭欲自殊曰禍於旅館吾何忍獨生室而絕者屢矣
母夫人病革時撫公之藍衣紅帶曰余不可復見矣
公免喪後見衣帶必涕終身不復近壬午聞仲氏嶺
伯病報投疏解戶判兼程疾馳及抵已遭制公呌哀
如割治具盡情禮伯氏捐世於沃川任所治喪返葬
亦如前解相職與叔氏叅判公家比近日相對怡怡
飢飽與共一日不見則不釋也及喪過戚以叔氏家
檐桷入望移居他屋撫諸姪均所生見者不知爲子
與姪妹姪貧窶者爲之營產奉先盡誠敬當忌日親
潔粢品助宗祀翼憲公本生家貧甚置田以備享外

家有喪祭待公而備雖踈遠之族必資婚喪之需公
厚於家睦於宗族皆有餘裕而獨自奉甚薄屢按雄
藩而不事產業每誦營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之句
扁其室被服飲食如寒士盖守文簡翼憲之質行而
爲法者也自嶺歸構一屋於漢南芝山之下爲莬裘
計及成見近侈麗數宿而仍不復處嘗以被　正宗
不世之恩遇遽抱湖弓爲沒身恨遇忌辰食素涕泣
陵寢有奉審事必請行展誠每自歎曰　先王之眷
愛賤臣實由不忘文簡祖之意而侍中清燕恩榮特
偏今日崇顯　先王所賜立朝乏謇諤之節居官無

輝赫之績文不能世其家政無以澤斯民何以酬昔
日知遇之萬一乎惟內不設畦畛外不作矯飾表裏
無冋互此爲不報之報也訓子姪輒曰名門顯閥子
弟之浮薄敗身一則廢學業也一則侈靡也我家
自有規度卽淸儉謹愼而非學問則無以自修矣仍
扁兒子書室曰山下出泉盖取蒙養義也先是翼憲
公教弟子勤學每當科試召諸子列坐於庭給紙筆
懸題納券一依試闈得成篇然後始許赴故諸子皆
解功令式公於書最好四書於四書尤好大學嘗言
心得大學之旨則修身不外是矣爲政亦在此矣登

第後得內賜大學一部誦讀之暇潛心究解參互諸氏註釋並書紙頭又附已見尋數箋註多悟解於探賾之外以公明識又本源經傳晚來自警編之廣補知非一時偶然蒐輯者也公與元容敦僚契嘗勸余熟看四書曰宰相欲做事業有依據然後事乃獲所依者舍經奚求余以此知公之所行者其素學也公於詩文不喜蹈襲粉飾故不爲也雖或應用有所製未嘗留稿雖秩居藝苑黼黻之任其文章多爲政事所掩世皆以政事歸公公亦不辭至於膺學之輔導民生之懷保由性出誠非勉强而欲之也每以爲政

之由進德進德之由勤學筵席論奏侃侃惓惓直而
不阿論事正色諤諤憂愛之悃藹然有不可掩者
世子亦察納而每稱以忠誠臨民則約已以廉裕下
以惠懾吏以威勵官以良有瘼者必救乃已有謬者
必整乃已有枉者必伸乃已自斷者不嫌更張稟裁
者不憚干瀆至如嶺南賑政之大濟活關北羅穀之
大釐矯利澤之入人者豈中書令廿四考之可比哉
公以民事之係守令見循良者愛之如親戚貪虐者
疾之如仇讎及居銓黃州缺當補公舉所知善治者
首擬副受點而因故旋解公又以前擬者爲首又斬

點得者仍前職公又以前擬者爲首始獲差除此非
一出於爲民之公心必不敢也公嘗謂元容曰我朝
規模制度多倣隆宋宏輔碩弼之出處言行相近者
爲多如習誦宋名臣錄全篇以爲柯則則其於立身
奉職進言措事之方庶有所趨向歸宿而但我國異
於中朝或有廣狹疾徐展縮之相捍格者臨事裁量
取宋賢所行低一等行之則必爲適中而得準矣後
余每思其言有體有用今閱公施措績庸之大畧則
慮遠憂國進退思補類李文靖宣力經營盡心民事
類向敏中持重識體簡正爲務類呂正惠賑救有方

濟活千萬類富鄭公世之君子有考於斯則可以知
公之全德矣慶愚以余之奉緖論有素請綴文爲狀
輒忘固陋而撰次如右云